續弘簡錄元史類編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三十三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儒學三

郭守敬　王恂　楊恭懿　齊履謙　杜瑛

郭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生有異禀祖榮通五經精算數水利之法時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樞密張易贊善王恂同講學于州西紫金山榮使守敬從秉忠學齊履謙行狀云先是順德城北有石橋通達活泉兵後橋淤失所在守敬甫冠爲畧視地形按指其處得之河東元裕文其事于石中統三年文謙薦守敬習水利巧思絶人世祖名見上都面陳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以玉泉水引入行舟歲可省僦車費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蘭榆河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楊村還河以避浮鷄甸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活泉引入城中分爲

三渠灌城東地其三順德澧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没民田千三百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卽可耕種其河自小王村經滹沱合入御河通行舟栰其四磁州東北滏漳二水合流處開引由滏陽邯鄲洺州永年下經雞澤合入澧河可灌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已澆灌猶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開引東流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可溉田二千餘頃其六黃河自孟州西開引少分一渠經由新舊孟州中間順河古岸下至溫縣南復入大河其間亦可溉田二千餘頃每奏一事世祖歎曰任事若此眞不爲素餐矣授提舉諸路河渠尋加副河渠使至元元年從張文謙行省西夏興復濵河諸渠先是西夏濵河五州皆有古渠其在中興州者一名唐來袤四百里一名漢延袤二百五十里其餘四州又有正渠十袤各二百里支渠大小

六十八部漑田九萬餘頃兵亂廢壞淤淺守敬爲之更立牐堰皆通利如舊二年遷都水少監守敬言舟自中興還順河而下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及見查泊兀郎海古渠甚多宜加修理又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谷村分引盧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灌田若干頃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守者懼有失以大石塞之今若按故蹟使水得通流上可致西山之利下可廣京畿之漕又當於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帝善其議十二年丞相伯顏南征議立水站命守敬行視河北山東可通舟者爲圖奏之先是太宗西征庚辰歲五月望月蝕不效二月五月朔微月見於西南中書令耶律楚材以大明曆後天言遲也乃損節氣之分減周天之秒去交終之率治月轉之餘

課兩曜之後先測五行之出没以正大明曆之失且以中原庚午歲大師南伐而天下略定推上元庚子歲天正十一月壬戌朔子正冬至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同會虛宿六度以應太祖受命之符又以西域中原地里殊遠創爲里差以增損之雖東西萬里不復差忒名曰西征庚午元曆表上之不果行至元四年西域札馬魯丁撰進萬年曆世祖稍引用之時劉秉忠亦言大明曆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寖以後天議欲修正未遂而卒十三年江左既平帝思其言遂立局改治新曆詔守敬與王恂較定以文謙與張易領之左丞許衡參預其事守敬首言曆之本在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本宋皇祐中汴京所造與大都天度規環不協此去南北二極約差四度有奇又表石年深欹側難遵用乃盡考其失移置之既又别圖高爽地

以木爲重棚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候之宿度餘分終未得其的作候極儀用二線以測餘分纖微可考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儀儀象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圜欲其合也實難法當以圜求圜作仰儀古有經緯儀相連絡而不動守敬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守敬合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眞作景符月雖有明測景則難作闚幾曆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其器凡十有三等又作正方案九表懸正儀座正儀凡四等爲四方行測者所用更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凡五等與諸儀互相參考十六年改局爲太史院以恂爲太史令守敬同知太史院事及奏進儀表式守敬當帝前

指陳理致至日晏帝未嘗少倦因奏古今治曆以唐一行爲稱首則以唐開元間令南宮說行天下測景凡十三處所歷地最廣也今國家疆宇比唐尤大必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日測驗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帝可其奏遂設監候官十四員分道而出東至高句驪西極滇池南踰朱厓北盡鐵勒凡二十七所行狀云元測得南海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嶽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景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嶽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長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繼又測得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三度少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強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少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半強興元北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強成都

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強西京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強東平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太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太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強陽城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弱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六度半雷州北極出地二十度太瓊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衡謂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自丙子之冬日測晷景得丁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加時減大明曆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損古歲餘歲差法上考春秋以來冬至無不盡合以月食衝及金木二星距驗冬至日躔校舊曆退七十六分以日轉遲疾中平行度驗月離宿度加舊曆三十刻以綫代管闚測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氣立損益限以定日之盈縮分二十八限爲三百三十六以定月之遲疾以赤道變九道定月行以遲疾轉定度分定朔而不用平行度以日月實合時刻定晦而不用虛進法以躔離朓朒定交食其法視古加密而又悉去諸曆積年月日法之傅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

數可施之永久無弊十七年新曆成守敬與諸臣上奏曰竊聞帝王之事莫重於曆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曆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曆百三十年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曆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速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曆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曆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曆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曆頗采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章蔀元首分度不

齊始爲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一行造大衍
曆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
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
紀元曆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曆經七
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專命臣等改治
新曆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到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
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景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
差同者爲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
丑夏至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
半後三十三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
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半各減大明曆十八刻遠近
相符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大明曆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

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考驗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為今曆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箕九度有奇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推算起自丁丑正月至己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日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以來至今憑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算變從黃道求入轉極遲疾并平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去不真的外有三十事得大明曆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曆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

黄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黄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交時刻與大明曆所差不多六日二十八宿距度自漢太初曆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曆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爲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日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曆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爲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黄道出入內外度立術推求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爲定式所創法凡五事一日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爲升降限依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爲密二日

月行遲疾古曆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爲一限凡析爲三百三十六限依垛疊招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黄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算術勾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差率與天道實爲脗合四曰黄赤道內外度據累年實測內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勾股爲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黄道變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黄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爲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爲盡（蔡氏小史云守敬常言古日舒長今日漸促此義在度數之外不可以語泥者每百年短一分也蓋司天之官舊表測景測用八尺之表而守敬則用四十尺故號精密）十九年恂卒時曆雖頒然其推步之式與立成之數尚皆未有定稾守敬於是比次篇類整齊分

杪裁爲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曆議擬稾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曆注式十二卷

楊恒轉神注式序曰近古曆法必注人事動作吉凶之說其式圖太歲統吉凶之神於昳端令人知一歲之向背也又注節氣日躔及天道所向天德月厭月殺月德月合月空月之六候三自圖於逐月之下又令人知一月之向背也又注干支於十日下注五行納音於干支下注月建十二於納音下注二十八宿於月建下合是數者舊取轉神之名以爲吉凶之由轉神者吉其神隨時輪轉無定倣也曰是日遇某神作某事吉作某事者凶又注天恩天赦母倉天德嫁娶修宅等一切吉凶宜忌雜法於其下事之洪纖一舉足一動手皆知所以擇地擇時而行之也然經涉世代不免有去取失當之弊有司徇於習常無所改正久矣聖上萬幾之暇問知大曆之度有積久之差乃更立太史院命測置表儀測驗推步迎天道攷日數察往知來研精極微新其曆而賜各異時其以鳥火虛昴爲日中宵中日永日短之驗以正四時之道紀蓋不謬失於古然曆注之義謂吉凶應於人皆有所動年月日方之善惡不無乖於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之理雖然至教晳端無往不存原夫曆注之初亦所以教天下之敬慎也其下事敬慎則致成而吉否則致敗而凶曆注之義微矣哉

二十三年奇徹繼爲太史令遂上表奏進又有時候箋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其測驗書有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

卷五星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座諸星入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考一卷並藏之官二十八年有言灤河自永平挽舟踰嶺而上可至上都有言蘆溝自麻峪可至尋麻林者朝廷遣守敬相視灤河既不可行舟蘆溝亦爲峭石所阻不得達守敬因別陳水利十有一事其尤大者大都運糧河不用一畝泉舊源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瓮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滙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糧河大學衍義補云導昌平白浮村神山水過雙塔榆河引京西北一畝玉泉諸水至西門入都城南滙于積水潭即今之所謂海子也從東折而南至高麗莊以入舊河每十里置一牐北至通州凡爲牐七距牐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爲提閼以過舟止水帝覽奏稱善於是復置都水監俾守敬領之役與帝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爲之倡待守敬指授而後行通考云首事于二十九年之春告成

于三十年之秋凡置牐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甎木人服其識　先是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運官糧歲數十萬石方秋霖雨驢畜踣斃者不可勝計至是得免都民輓運之勞公私稱便帝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賜名通惠河並賜守敬鈔萬二千五百貫仍以舊職兼提調漕運事守敬又言於澄清牐稍東引水與北壩河接且立牐麗正門西令舟楫得環城往來志不就而罷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成宗大德二年召至上都議開鐵幡竿渠按通志及元史河渠志俱爲當在上都境內　守敬奏山水頻年暴下非大爲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議者吝於費以其言爲迂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下注渠不能容漂沒人畜廬帳幾犯行殿帝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惜其言不用耳時內外官年七十者並聽致仕獨守敬以先朝舊德累請不許自是翰林太史司天

官不令致仕者爲令仁宗延祐三年卒年八十六名臣事畧云守敬以純德實學爲世師法其不可及者有三一曰水利之學二曰曆數之學三曰儀象制度之學決金口以下西山之栰而京師材用饒役唐來以溉瀕河之地而歲夏取儲尼引汶泗以接江淮之派而燕吳漕運道建斗閘以開自涔之源而公私陸費省其在西夏時嘗撫舟迴流而上究所謂河源者又嘗自孟門以東循黃河故道縱廣數百里間皆爲測量地平或可分殺河勢或可溉灌田上具有圖誌又嘗以海面較京師至汴梁地形高下之差謂汴梁之水去海甚遠其流峻急而京師之水去海至近其流且緩言皆信而有徵此水利之學不可及者也古曆天周與歲聞小餘同於日度四分之一漢魏以來漸疊不齊遂有破分之說而立法未均任意進退守敬每以百年爲率小餘之下增損各一以之上推往古下驗方來無不脗合且自太初迄大明名曆七十餘家其見施用於世者四十有三類多窮分換母誇一時閏知米元嘉唐大衍近世紀元不過三數然亦未蹤至嘗考驗天事旋巳不效守敬所爲皆測驗既精設法詳備行幾五十年未嘗一有先後天之差去積年日法之拘無窮分換母之弊此曆數之學不可及者也舊儀既多廢壞且晷齒但有度刻論無紀分以管竖星遊外則所見漸屢弋難取的守敬所爲儀但所天宿亦道門遊三裹三所蔽以遊於赤道之上與相套在丙同測直距於四遊之外與變還兩間間結綠距端凡測日月星則以附綠但望勞取其正半所當刻度分杪之數舊入尺謂受至之景尺有五十千里有差一寸每一行已當葭議入尺之

表表廡景促古今承用未之或革守敬所爲表五倍其舊慈菈
横梁每至日中以符竅夾測横梁之景折取中數與舊表目取
表之景者殊爲齊當曾於世觀朝進七貲燈漏每朝會張設之
其中鐘鼓皆應將自鳴又晉進木牛流馬雖不晝得諸舊傳制
亦自機妙度宗朝進鼎晉漏又作牌風香滿行漏以備郊廟從
幸大德二年起靈臺水渾遊渾天漏大小歲晷屯二十有五皆
以刻木爲衡牙轉桁授擊上爲渾象懸畫周天星度月月二環
斜絡其上象剔隨天左旋日月二環各依行度退而右轉此鐮
象桁度之學不可及者也初年十五六衡日卜遊花漏圖巳能
鑿充其理及蹠張文議奏使大各因大爲鼓錄節今靈臺所用
[illegible]蝕又得尚背璇璣闕規竹度爲儀積七爲臺以聚二十八宿
及諧大景故其規晝簡便測晷精密　兩史云守散作仰儀銘
日不可體形莫天大也無窺維人仰釜軌也六尺爲深廣自倍
也敎深賢倍絜釜允也鑿環爲洛準以幾也辨方正位日子封
也[illegible]籥要中平綌而也斜起百低平釜鏡也小大必朋入地畫
也[illegible]將淺斷淩權外也極〻地深四十太也北九十一赤道齡
也刻刻五十六將時兆[illegible]衡竿加封巽坤內也以負縮竿本午
對也有璇璣椒箴納[illegible]也上下懸直與繳曾也視日透光何度
在也陽谷剩貨冬[illegible]球也寒暑發斂驗進退也薄蝕起自鑒生
設也以避赫職[illegible]日昔也南北之偏亦可槩也極逶十五林邑
界也黃道夏[illegible]人所截也夏承冬短循少差也深五十奇鐵勒
索也黃道䋎平冬晝腑也夏則不設承短最也安渾宜夜斯穹
䓗也六亣之象吉殊話也一儀一揆孰善悖也以指爲告無頻
學也讃資以明疑者卅也智者是之膠者怪也古今巧曆不億

輩也非議不爲思不進也將竊神巧造化愛也其有俊明聡聖
代也泰山礪平河如帶也黃金不磨悠久賴也鬼神訶禁講勿
變也其仰祭曆蘇近取晷景徹入刻杪遠周窺海編參曆法酌
僭中數蠡五年而曆歲衡郭守敬疏言天體難測古曆家於天
往往各有測晉而未備指祭今創以新儀木表與舊儀所測較
得數歲冬至晷景及日躔所在若月離遲速與列舍分度之差
自大而較北極出地高下之度四時晝夜刻之長短參古制立
新法非假測晉一本其故常考正者七事新法者五端方之前
代金歸歲曆增稍附餘爲法者較然易知識得每歲創驗修收
積三十年庶幾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尊其職其驗氣法日天道
運行如環無端治曆者必就陰陽消息之際爲法而法始於候
景候景之法不過植表測景以究其氣至之始而巳知作能進
前法晷備而植表短尺寸之下所爲分杪太半少之數未易分
別表長則分寸俯長而晷景墟淡難得其實前人於虛景之中
或設空箭或置小表或以木爲規皆取表端日光下微圭西然
皆其浮陽之數非足準也今以銅爲表高三十六尺端捩以二
龍舉横梁一由表端下至圭面爲四十尺於古八尺之表一寸
引俯之爲五仰毫釐易分而別剖景符以頂實景其制用銅築
傳二寸長加搏之二中穿一竅若針於以方闕爲跌其一端設
識可開闕敲其一端變斜倚北高南下往求還乾於虛景之中
窺造日光如米前隱然見横梁於其中蓋舊以表端調得所得
者日據浮邊之景今以横梁取之實得中景也古樹中八尺表
景冬至長一丈三尺有奇夏至尺有五寸今京師表冬至景長
七丈九尺八寸有奇在八尺表爲丈五尺九寸六分夏至景長

一丈一尺七寸有奇在八尺表爲二尺三寸四分避晷景長短
以時地頗與而景長爲南至短爲北至其擬一也惟至日氣正
則一歲氣節從正矣而氣至時刻致求最難劉宋祖冲之嘗取
至前後二十三四日間景折取其中用之定爲冬至且以日
差比較推定時刻諸曆因之加詳今以新儀自丙子冬至累日
月測驗至巳卯冬至三歲中前後日率相符者參攷同異定擬
二至時刻減大明曆凡十九刻二十分上攷春秋以來冬至無
下歲合其歲餘歲差法日周天之度自今歲冬至距來歲冬至
歷三百六十有五日而日行一周凡四周歷千四百六十日而
餘一日時而四之則四分之一也然天之分常有餘歲之分常
不是惟所差至徵世曾莫知漢劉洪始覺冬至後天謂歲周餘
分太强乃減歲餘二千五百分爲二千門百六十二分至晉虞
喜宋何承天祖冲之謂歲當有差因立歲差法其法損歲餘益
天周使歲餘浸弱天周浸强强弱相減因得日躔歲退之差則
歲餘天周二者皆相爲用一或損益失當訛能與天協歲今自
劉宋大明壬寅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與數者六家取
相距積日時刻以相距之年除之各得其所用歲餘之數復自
大明壬寅距至元戊寅積日時刻以相距之年除之得每歲三
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比大明曆減去一十一秒定爲
方今所用歲餘之數益所謂四分度之一者爲三百六十五度
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定爲今所測天周餘分强弱相減餘一分
五十秒用除全度得六十六年有奇日却一度以六十六年除
全支適得一分五十秒定爲歲差之數復以堯典中星攷之其
晴冬至日在女虛之交及考前史漢元和二年冬至日在斗二

十一度晉太元九年退在斗十七度宋元嘉十年在斗十四度
末梁大同十年在斗十二度唐開元十二年在斗九度半今退
在箕十度取其距今之年距今之度參較之多者七十餘年少
不下五十年數差一度宋慶元統天曆取大衍歲差率八十二
年及開元所距之差五十元年折其中得六十七年為日卻行
一度之差施之今日實為密近然古今曆法合於今必不能通
於古密於古必不能驗於今今授時曆以之考古則增歲餘而
損歲差以之推來則增歲差而損歲餘上推春秋以來冬至皆
合下驗方來庶可乘久無弊其古今歷參較疎密法日宋元嘉
十九年壬午歲十一月乙巳日十一刻冬至距今至元十七年
庚辰歲計八百三十八年其年十一月氣應巳未六刻冬至元
嘉曆權之得辛酉後授時二日授時曆上考元嘉壬午歲冬至
得乙巳與元嘉合　隋大業三年丁卯歲十一月庚午日五十
一[illegible]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六百七十三年皇極曆推
之得庚申冬至後授時一日授時曆上考大業丁卯歲冬至得
庚午與皇極合　唐武德元年戊寅歲十一月戊辰日六十四
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六百六十二年戊寅曆推之
得庚申冬至後授時一日授時曆上考武德戊寅歲得戊辰冬
至與戊寅曆合　開元十五年丁卯歲十一月巳亥日七十二
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五百五十三年大衍曆推之
得巳未冬至後授時八十一刻授時曆上考開元丁卯歲得巳
亥冬至與大衍合先四刻　長慶元年辛丑歲十一月壬子日
七十六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四百五十九年宣明
曆推之得庚申冬至後授時一日授時曆上考長慶辛丑歲得

壬子冬至與宣明合　宋太平興國五年庚辰歲十一月丙午
日六十三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三百年乾元曆推
之得庚申冬至後授時一日授時曆上考太平興國庚辰歲得
丙午冬至與乾元合　咸平三年庚子歲十一月辛卯日五十
三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二百八十年儀天曆推之
得庚申冬至後授曆一日授時曆上考咸平庚子歲得辛卯冬
至與儀天合　崇寧四年乙酉歲十一月辛丑日六十二刻冬
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一百七十五年紀元曆推之得巳
未冬至後授時十九刻授時曆上考崇寧乙酉歲得辛丑日冬
至與紀元合先二刻　金大定十九年巳亥歲十一月巳巳日
六十四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一百一年大明曆推
之得巳未冬至後授時十九刻授時曆上考大定巳亥歲得巳
巳冬至與大明合先九刻　慶元四年戊午歲十一月巳酉日
十七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八十二年統天曆推之
得巳未冬至先授時一刻授時曆上考慶元戊午歲得巳酉冬
至與統天合其日躔法曰列宿麗天為舍二十有八為度三百
六十五有奇非準日躔欲紀之無從也而太陽一升列宿俱熄
欲[illegible]其躔度也實難法以昏旦夜半中星衡考其所距從考其
所當為近然杪刻一差則所距所當不容無舛晉姜岌首以月
食衝檢知日度所在紀元曆復以太白誌其相去遠近於昏後
明前驗之密矣今法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推求得冬
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九度有奇仍自其年正月至巳卯
歲終三年之間日測太陰所離宿次及歲星太白相距度分定
驗參考皆躔箕宿與月食所衝允合比今大明曆所測實差比

十六分而日離始得其真其日行盈縮法日日月之行有冬有
夏言月月行度冬夏各不同也古稱日歲一周天而盈縮損益
四序各變前入多未之知北齊張子信積候合蝕始覺日行有
入氣差趨道躔復準晷景長短定日月進退以求虧食劉焯立
躔度與四序升降而損益未得其真代積用之夫陰陽往來氣
幾消息朔積而復可以軫翔非可以法遊也冬日至日行一度
强出赤道外二移四度弱自此日軌漸求積八十八日九十一
分當春分前三十而交赤道實行九十北度三十一分而適平
自後其盈日損日行九十三日七十一而當夏至夏日至日
行一度弱入赤復內二十四度强實行一分十一度三十一分向
之盈分盡損而道餘自此日軌漸南積九十三日七十一分當
秋分後三日而無赤道實行九十一度九十一分而復平自後
其縮日損行八交八日九十一分出赤道外二十四度弱實行
九十一三三十十分而復當冬至向之三分赤盡北而無餘益
歲縮均度損益初爲益末爲損氐夏至縮及秋分秋分以及冬
至日躔行北陰轉而西西而陰於盈爲以益極而損損至無餘
而縮自自至以及春益春分以及夏至益躔自南陸轉而東東
而北於冬爲益益極分循損至擬餘西日盈盈初縮末與八十
入日九縮一分西行而過盈箱極差皆復度四十分實出測晷
景而得十筭稍推考一所滿允合其月行遲疾赤終古蓄請月
平行十以度十九分與之七虞耿壽昌閥日月行至牽牛衆井
日豈度三行十五度至要負始平行赤道使然賈達謂今合朔
望望月月加時所以不甲者蔬不知月行遲疾意李允識統皆
以寸行當行進實不必在牽牛東井當角之闊然而未密也劉

洪作乾象曆精思二十餘年始悟其理列爲差率以該迷逞主益之數後作曆者咸因之今自丁丑來至今日測太陰逐時行度以推其變從黄道入轉極進度若遲疾度若平行度各漸而驗之於交陸其遲疾二曆各立初末二限初爲益末爲損疾初遲末其行度率過於平行遲初疾末其行度率不及於平行自入轉初日行十四度半強漸殺歷七日適及平行度謂之疾初限其積度比平行餘五度四十二分自是其疾日損又歷七日行十二度微強向之益者盡損而無餘謂之疾末限自是復行遲度又歷七日適及平行度謂之遲初限其積度比平行不及五度四十二分自是其遲日損行度漸增又歷七日復行十四度半強向之益皆者盡損而無餘謂之遲末限入轉一周實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四十八分遲疾極差皆五度四十二分舊曆日爲一限皆用二十八限今法定驗得轉分進退時各不同月分十二限共三百三十六限半之爲半周限析而四之爲四象限而白道交周之故爾然天有九道當二古南北之中欝終天疊以紀宿度者赤道也出入赤道爲日行之軌者黄道也其白道與黄道交貫者月行之所由也古人隨方立名分八行與黄道而九恭汝其隨交遷從變動不居故強以其方之色名之其究一也月云出入與日道交值當朔則日爲月所掩而月食當望則月爲日所衝而月食其涉交有遠近則食分有深淺皆何以數推之所謂交周者月道出入日道一周之日也日道距赤道爲度二十有四月道出入日道不過六度其距赤道也遠不過三十度近不下十八度出黄道外爲陽入黄道內爲陰陰陽一周分爲象限者四月當黄道爲正交出黄道外六度爲半交

復當黃道為中交復入黃道內六度為半交是為四象限限為七交各行九十一度周歷四象為一交得二十七日二十一刻二十二分二十秒奇□交退天之一度二百分度之九十三凡二百四十九交退天一周有奇終而復始正交在春正半交出黃道外六度在赤道內十八度正交在秋正半交出黃道外六度在赤道外三十度中交在春正半交入黃道內六度在赤道內三十度中交在秋正半交入黃道內六度在赤道外十八度月道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宿度東西不及十四度三分度之二夏至在陰曆內冬至在陽曆外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多夏至在陽曆外冬至在陰曆內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少蓋白道二交有斜有直陰陽二曆有內有外直者密而然斜者疎而闊其求亦覺而異今立象置法求之差數多者不過三度五十分少者不下一度三十分是為月道與赤道多少之差夫曆法疎密驗在交食而推步為難加時有早晚食分有淺深推演加時必本於躔離朓朒考求食分必本於距交遠近苟入氣盈縮入轉遲疾未得其正則合朔不失之先必失之後合朔失而欲交食之無失不可得也今日盈縮遲疾與月道交周之定式際其微眇則合朔正合朔正則加時無早晚氣刻適中則食分無强弱上推詩書以來所載虧食無不脗合下推將來庶可垂之永遠矣其二十八宿距度自太初曆來各代積差下同皆以意牽合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為三十六分中為直距以所緣代管窺距度餘分得實測無牽就其日出入晝夜刻舊曆據汴為準與大都不同今以大都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外內度立法推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

極長日出寅正二刻入戌初二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入申正二刻以爲常諸推步之式與見成之數皆視古加密其言曰曆法之作凡以步日月之躔離候氣朔之盈虛而已不揆其端固無以測知天道而與之脗合然不驗之近亦何自知其本順以動而一無所强哉昔人立法必推求上古至之日日月合璧五星連珠爲上元爲曆本所謂千歲之日至者也日至合而後曆可從定前斷到之以爲經制遠人甚序之法轉相祖述而世代迢遞積數動輒億萬後人歷其布算繁多乃翦截其數增益日法以傳會之因用改憲而非久數差此歷代積年日法所爲互異也夫七政運行進退自有常度苟原始要終候驗則密使術且之關象數行度毫忽微杪一不可得適則近可驗遠約可觀博又何必合日前簡易之法而求億萬年宏闊之術哉今曆以至元辛巳爲曆元法一本諸天行杪而分分而刻刻而日皆以百爲率比之他曆積年日法推演附會爲合以驗天者庶後得其自然學者貴反求近取執一該萬會千古於一息通一息於千古其揆一而已矣

王恂字敬甫中山唐縣人父良金末爲中山府掾時民遭亂後多以罣誤繫獄良前後所活數百人已而棄去吏業潛心伊洛之學及天文律曆無不精究年九十二卒恂生三歲家人示以書輒識風丁二字母劉氏授以千字文再過目即成誦六歲就

學十三學九數輒造其極太保劉秉忠北上途經中山見而奇之及南還從秉忠學於磁之紫金山秉忠薦之世祖召見六盤山命爲太子伴讀中統二年擢右贊善時年二十八初中書左丞許衡集唐虞以來嘉言善政爲書以進世祖嘗令恂講解且命太子真金受業焉又詔恂於太子起居飲食愼爲調護非所宜接之人勿令得侍左右恂言太子天下本付託至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況兼領中書樞密之政詔條所當徧覽庶務亦當屢省又言官吏以罪免者毋使更進軍官害人改用之際尤不可非其人民至愚而神變亂之餘吾不之疑則反覆化爲忠厚帝深然之恂早以算術名太子嘗問焉恂曰算數六藝之一定國家安人民乃大事也毋侍左右必發明三綱五常之道及歷代治忽興亡之所以然又以遼金之事近接耳目者區別其善

惡詐者其得失上之太子嘗問爲學之要恂曰在正心問守心之道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如印板然板不差雖摹千萬本皆不差板一差則摹之無不差者太子深然之詔擇勳戚子弟使就學恂卓然以師道自任及從太子撫軍稱海乃以諸生屬之許衡衡告老去復命恂領國子祭酒國學之制實始於此帝以國朝承用金大明曆歲久寖疏欲加釐正知恂精算術遂以命焉授恂太史令恂薦許衡明曆理詔驛召赴闕命領改曆事官屬悉聽辟置恂與衡及楊恭懿郭守敬等徧考曆書四十餘家晝夜測驗創立新法參以古制推算極爲精密曆成賜名授時曆頒天下十八年居父喪哀毀日飲勺水帝遣內侍慰諭未幾卒年僅四十七仁宗延祐初追封定國公謚文肅子寬賓並從許衡遊得星曆之傳於家學官保章正副太子嘗召見語曰汝

父起儒生貧無貲畜今賜汝鈔五千貫用盡可復以聞因顧左右曰王贊善當言必言未嘗顧恤隨事規正裨益良多今鮮有其匹每嗟悼不置

楊恭懿字元甫奉元人力學強記日數千言雖從親逃亂未嘗廢業嘗避神道碑云逃亂而來不恒其居于汴于歸德于天平艱關險阻未嘗怠廢其業年十七西還家貧服勞爲養暇則就學書無不讀尤深於易禮春秋後得朱熹集註四書歎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奧皆萃此書矣碑云歲甲寅許衡來秦恭懿往見傾盡心畢歡事猶師講貫動靜日夕父歿水漿不入口者五日碑云喪葬用牲盡祓桑門藏世之法棺槨皆黃腸衣持喪盡禮食必納疏哀餐粥杖始能起許衡會葬歸語學者曰小子志之職世墜典夫夫特立丙獨能行之後喪母其疾危阽宜撫司行省以掌書記辭不就爲森錄碑云鄉史王惲薦恭懿賢禀高明學邃經史其孝行足以後服一方廉介足以振勵薄俗擢彼陶序置之館閣試其行能可衣貫用至元七年與許衡俱被召恭懿不至衡拜中書左丞曰

向右丞相安童前稱譽恭懿之賢丞相以聞十年詔遣使名之以疾不起太子下教中書俾如漢惠聘四皓故事往丞相遣郎中張元智爲書致命乃至京既入見世祖遣國王和童勞其遠來繼又親詢其鄉里族氏師承子姓無不周悉十二年正月二日帝御披香殿以大軍南征使久不至命入殿筮之侍讀學士徒單公履請設取士科詔與恭懿議恭懿言明詔有謂士不治經學孔孟之道日工詩賦爲空文害治斯言誠萬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勅有司舉有行誼通經史者勿使投牒自售試以經義論策夫既從事實學則士風還淳民俗敦厚國家得才矣奏入帝善之會北征恭懿予告歸十六年詔安西王相敦遣赴闕入見命居太史院攷正曆法十七年二月進奏曰臣等徧考自漢以來曆書四十餘家精思推算舊儀難用而新者未備故

日行盈縮月行遲疾五行周天其詳皆未精察今權以新儀木表與舊儀所測相較得今歲冬至晷景及日躔所在與列舍分度之差大都北極之高下晝夜刻長短參以古制創立新法推算成辛巳曆雖或未精然比之前改曆者附會元曆更日立法全踵故習頗亦無愧然必每歲測驗修改積三十年庶盡其法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專其職測驗良久無改歲之事矣又合朔議曰日行歷四時一周謂之一歲月踰一周復與日合謂之一月言一月之始日月相合故謂合朔自秦廢曆紀漢太初止用平朔法大小相間或有二大者故日食多在晦日或二日測驗時刻亦鮮中宋何承天測驗四十餘年進元嘉曆始以月行遲速定小餘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名定朔法有三大二小時以異舊法罷之梁虞劆造大同曆隋劉焯造皇極曆皆用定朔爲

時所阻唐傅仁均造戊寅曆定朔始得行貞觀十九年四月頻大人皆異之竟改從平朔李淳風造麟德曆雖不用平朔遇四大則避人言以平朔間之又希合當世爲進朔法使無元日之食至一行造大衍曆謂天事誠密四大二小何傷誠爲確論然亦循常不改臣等更造新曆一依前賢定論推算皆改從實今十九年曆自八月後四月併大實日月合朔之數也是日方列既未蕆奏帝命許衡及恭懿起曰卿二老每自勞授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十八年辭歸後以太子賓客名又以昭文館學士領太史院事名最後以參議中書省事名皆不行三十一年卒年七十蕭𣂏墓誌云朱文公集周程夫子之大成其學盛於江左北方之士罕聞而知者間有其人未能究聖賢精微之緼篤志於學真知實踐主乎敬義表裏一致以躬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粹然一出於正者惟許衡暨恭懿乎

齊履謙字伯恒魏郡沙鹿人父義善算術履謙生六歲從父至

京師七歲讀書一過即能記憶年十一教以推步星曆盡曉其法十三從師問聖賢之學自是以窮理為務非洙泗伊洛之書不讀至元十六年初立太史局改治新曆履謙補新曆生同輩皆司天臺官子太史王恂問以算數莫能對履謙獨隨問隨答恂大奇之新曆既成復預修曆經曆議二十九年授星曆教授擢拔司漏舊以木為之其形如碑故名碑漏內設曲筒鑄銅為丸自碑首轉行而下鳴鐃以為節其漏經久廢壞晨昏失度成宗大德初中書俾履謙測視因見刻漏旁有宋舊銅壺四於是按圖考定蓮花寶山等漏制命工改作又請重建鼓樓增置更鼓幷守漏卒當時遵用之遷保章正始專司曆事三年八月朔太史言時加巳依曆當日蝕二分有奇至期不蝕衆皆懼履謙日當蝕不蝕在古有之矧巳時近午陽盛陰微宜當蝕不蝕遂

考唐開元以來當蝕不蝕者凡十事以聞六年六月朔時加戌依曆日當蝕五十七杪衆以洪交既淺且復近濁欲匿不報履謙曰吾所掌者常數也其食與否則繫於天獨以狀聞及其時果食衆皆爭沒日不能決履謙曰氣本十五日而閏有十六日者餘分之積也故曆法以所積之日命爲沒日不出本氣者爲是衆服其議七年八月戊申夜地大震村堡移徙地裂成渠壞廬舍數八百區詔問弭災之道履謙按春秋言地爲陰而主靜妻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爲之弗寧弭災之道大臣當反躬責已去專制之威以答天變不可徒事禳禱時帝寢疾宰臣及中宮多專威福故履謙言及之九年冬始立南郊祀昊天上帝履謙攝司天臺官舊制享祀司天雖掌時刻無鐘鼓更漏每至旦始行禮履謙白宰執用鐘鼓更漏俾早晏有節武宗

至大二年太常請修社稷壇及浚太廟延中井或以歲君所直止其役履謙曰國家以四海爲家歲君豈專在是明年升授時郎秋官正仁宗嘉尚儒術臺臣言履謙有學行可教國學子弟擢授國子司業與吳澄同被命時號得人每五鼓入學風雨寒暑非少怠其教育有法諸生皆畏服未幾命仍僉太史院事皇慶二年春彗星出東井履謙奏宜增修德政以答天意因陳時務八事仁宗爲之動容自履謙去國學澄亦移病歸學制漸廢延祐改元詔擇善教者於是復以履謙爲司業教道益張每齋置伴讀一人爲長雖助教闕員而諸生講授不絕時初命國子生歲貢六人以入學先後爲次第履謙曰不攷其業何以興善而得人乃酌舊制立升齋積分之法每季攷其學行以次遞升既升上齋又必踰再歲始與私試每孟仲月試經疑經義季月

試古賦詔誥章表策蒙古色目人試明經策問辭理俱優者積一分辭平理優者爲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充高等以四十人爲額集賢禮部定其藝業及格者六人充歲貢三年不通一經及在學不滿一歲者並黜帝從其議英宗至治元年拜太史院使泰定二年以原官奉使宣撫江西福建黜罷污吏四百餘人蠲免括地虛糧數萬石州縣長吏有以先賢子孫充役夫諸役者悉令罷遣福建憲司職田每畝歲輸米三石民不勝苦履謙命惟令輸之由是召怨及還憲司果誣以他事坐免久之始得直文宗天曆二年卒履謙篤學勤苦家貧無書及爲星曆生在太史局會秘書監輦亡宋故書留置本院因晝夜諷誦深究自得故其學博洽精通自六經諸史天文地理禮樂律曆下至陰陽五行醫藥卜筮無不淹貫尤精經籍著大學四傳小註一卷

中庸章句續解十卷論語言仁通旨二卷書傳詳說一卷易繫辭旨略二卷易本說四卷春秋諸國統紀六卷履謙目錄云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者古史記之通稱莊子曰春秋先王經世之志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皆非謂今之春秋也又嘗考之古文有夏商春秋又有晉春秋國語晉羊舌肸習春秋悼公使傳其太子楚莊王使申叔時傳太子箴教之春秋左傳韓宣子適魯見魯春秋至後世史學亦多以春秋名其書者若虞卿春秋呂氏春秋陸賈春秋吳越春秋漢魏春秋晉春秋之類往往有之故即春秋者古史記之通稱而今之春秋一經聖人以闕會異以一統萬之書治魯終吳合二十國史記而爲之者也然自三傳以範分正之學者類皆務以褒貶爲工至諸國分合與夫春秋之所以爲春秋未闢其有及之者予竊疑之久矣輙以所見妄爲我類蓋不惟有以驚諸家之闢庶發全經之謂須自此或可尋究云以皇極之名見於洪範皇極之數始於邵氏經世書數非極也特寓其數於極耳著經世書入式一卷經世書有內外篇內篇則因極而明數外篇則由數而會極著外篇微旨一卷授時曆行五十年未嘗推考履謙曰測晷景并晨昏五星宿度自至治三年冬至至泰定二年夏至

天道加時真數各減見行曆書二刻著二至晷景考三卷授時曆雖有經串而經以著定法串以紀成數然求其法之所以然數之所從出則略而不載作經串演撰八法一卷元立國百有餘年而郊廟之樂沿襲宋金未有能正之者履謙謂樂本於律律本於氣而候氣之法具載前史可擇僻地爲密室取金門之竹及河內葭莩候之上可以正雅樂薦郊廟和神人下可以同度量平物貨厚風俗列其事上之又得黑石古律管一長尺有八寸外方內爲圓空中有隔隔中有小竅翕以通隔上九寸其空均直約徑三分以應黃鍾之數隔下九寸其空自小竅迤邐殺至管底約徑二寸餘蓋以聚其氣而上之其製與律家所說不同蓋古所謂玉律是也適遷他官事遂寢至順三年追封汝南郡公諡文懿

杜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信安人父時昇博洽知天文以天下將亂遂南渡河隱居嵩山(詳見金史)瑛長七尺美髯氣宇端肅金將亡士猶以文辭規進取瑛獨避地河南緱氏山中間關轉徙以倡明伊洛之學教授汾晉間時兵後文物凋喪瑛搜訪遺書盡讀之得其旨趣世祖南伐至相州召見問平定計瑛從容對曰漢唐以還人君所恃以爲國者法與兵食三事而已國無法不立人無食不生亂無兵不守今宋皆蔑之殆將亡矣興之在主上若控襄樊之師委戈下流以擣其背大業可定也帝悅曰儒者中乃有此人欲留大用命從行以疾弗果中統初詔徵之時平章王文統方用事辭不就左丞張文謙宣撫河北奏爲懷孟彰德等路提舉學校官又辭遺執政書其略曰先王之道不明異端邪說害之也橫流奔放天理不絕如綫今天子神聖俊乂

擷癸言綱計用先王之禮樂教化興明修復正在此時若簿書期會文法末節淺歷猶不屑也執事者因陋就簡此焉是務豈可惜哉夫善始者未必善終今不能遡流求源明法正俗育材興化以振數百千年之禍僕恐後日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人或勉之仕則曰後世去古雖遠而先王之所設施本末先後猶可考見故爲政者莫先於復古苟因習舊弊以求合乎先王之意不亦難乎吾不能隨時俛仰以赴機會將焉用仕於是杜門著書不以窮通得喪動其志年七十遺命其子處立處愿曰吾即死當表吾墓曰緱山杜處士文宗天曆中贈翰林學士諡文獻所著書曰春秋地理原委十卷語孟旁通皇極引用各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學十卷律呂星曆禮樂雜志三十卷其於律則究其始研其義長短淸濁周徑積實各以類分取經史之說

以寅之而折衷其是非其於曆則謂造曆者皆從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元獨邵子謂天開於子取月甲月子星甲辰子爲元會運世之數無朔虛無閏餘率以三百六十爲歲而天地之盈虛百物之消長不能出乎其中論閉物開物則曰開於巳閉於戌五天之中也六地之中也戌巳月之中星也又分卦配之紀年金之大定庚寅交小過之初六元之甲寅三月二十有三日寅時交小過之九四多先儒所未發擬其要著于篇云

名賢錄載陳時敏字淵瑞安人能推步天象閩浙間言曆者必推本經術至正壬辰歲正月朔日食能辨司天臺推算之差事聞於朝遣學士范天碧以禮徵之不赴年七十四卒於家有陳宗山者平陽人嘗究心曆數遍遊江湖未得其要及歸欲受業於時敏時已卒求遺書研精覃思得不傳之秘將敏之徒所推驗多記外宗山校正之近數年言曆者皆以宗山爲宗　大學衍義補曰按古今曆法至郭守敬可謂度越于古矣參以古制創立新法所謂類其同而知其中辨其異而知其變其授時曆雖漢太初唐大衍皆莫有過焉其所以度越前人者非虛言也蓋以今曆與古曆相較比而具疏密自見也自春秋獻公以來

凡二千一百六十餘年用大衍宣明紀元統天大明授時六曆推筭冬至凡四十九事大衍曆合者三十二不合者十七宣明曆合者二十六不合者二十三紀元曆合者三十五不合者十四統天曆合者三十八不合者十一大明曆合者三十四不合者十五授時曆合者三十九不合者十事以前代諸曆校之授時為密上而求之千載之前既無不合則下而推之千載之下其必不忒可知矣雖然天有不齊不齊則不能以皆司是在隨時考效以合於天焉綮豈日以靜算為本以天文為驗算之既符驗之皆合則在人之天審而在天之天定矣　治平畧云授時曆法一以致測為主取二至遠近日晷酌其中用之以至元辛巳歲前冬至日時分秒為氣應以冬至距朔之日為閏應而歷代所謂積年之法俱廢矣以日為百分分為百秒而歷代所謂日法俱廢矣以歲實加氣應即來歲之冬至也以歲實加閏應滿朔實去之即來歲之閏餘也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則每百年消一所謂順天以求合而不為合以驗天者也夫曆法之易於差忒者以宿度之未眞天運之不齊耳何也周天三百六十有五四分之一言其常度也不知天運常存餘歲運常不足二差甚微人初不覺晉虞喜謂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太過進之而又不及劉焯折取二家中數為七十五年折之近似矣然天有自然之運以已意斷之可乎故郭守敬始測景驗氣減周歲為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加周天為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强弱相減差一分五十秒歲六十六年有奇而退一度定為歲差夫古未有閏也至堯而後置閏閏法立則四時之氣候齊矣古未有歲差也至

虞喜諸人而後有歲差歲差立則七政之躔度明矣二者相用
而不可係廢者也天遲之可驗者莫驗於日月之交食而交食
之不爽又係乎明望之有定耳何也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
奇言其乎行北二十九日有奇而會言其經朔也不知日者陽
之稍也行南陸則盈行北陸則縮月者陰之精也近日則行疾
遠日則行遲古者止用經縮故月一大一小日食或在朔二月
食或在望之前後漢魏以後日食多在晦其僻蓋坐此張衡以
月行遲疾分為九道何承天以日行盈縮推定小餘唐李淳風
作甲子元曆始立定朔之法淳風又以晦月頻見乃以朔日小
餘在日法四分之三已上者虛進一日謂之進朔進之誠是也
然日躔有自然之度以巳意附之可乎故虞劇嘗日朔在會同
苟躔矣既合何疑於頻大日月相離何拘於開小一行亦日天
事誠密變円大三小爾何傷守敬祖用其說一以辰集時刻所
在之日為定朔夫定朔立則交會之時日不柰矣交會準則天
遡之先後可驗矣二者相因而不可失一者也史
謂其推驗之詩自古及今無出其右良不誣哉

冊曰究天地人斯謂道儒著書立說乃其緒餘守敬之學
天授非人王楊儒者游藝亦云汝南緱山律曆精邃並名
曰儒庶幾無媿卯器會道誰云藝事

續弘簡錄卷三十三終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三十四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儒學四 補遺

熊禾 胡三省 馬端臨 上宋三臣 李簡 俞琰 熊良輔

董眞卿 父鼎 張理 王天與 陳師凱 附王充耘 黃鎮成

朱公遷 趙汸 李廉 敖繼公 附倪淵 陳澔 丘葵 倪士毅

熊禾字去非世居建陽之熬峯志求濂洛之學訪朱子門人輔氏從之游登宋咸淳進士授寧武州司戶參軍宋亡隱居不仕築洪源書堂一作雲谷書院以教生徒四方來學者翕然歸之郡故有考亭書院成宗大德十一年有司更新之辟禾分教大小學於中禾爲之記畧曰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運升降之會天必擬大聖大賢以當之者三綱五常之道所寄也道

有統羲軒邈矣陶唐氏迄今六十二甲辰孟氏歷叙道統之傳爲帝爲王者千五百餘歲則堯舜禹之於冀也湯尹之於伊亳也文武周公之於岐豐也自是而下爲霸爲強者二千餘歲而所寄僅若此儒者幾無以藉口於來世嗚呼微夫子六經則五帝三王之道不傳微文公四書則夫子之道不著人心無所於主利欲持世庸有極乎七篇之終所以大聖人之居而尚論其世者寧獨無所感乎由文公以來又百有餘歲矣建考亭祠晉閩里初名竹林精舍後更滄洲朱理宗表章公學以公從祀廟庭始錫書院額諸生世守其學恭文公之學聖人全體大用之學也本之身心則爲德行措之國家天下則爲事業其體有健順仁義中正之性其用則有治教農禮兵刑之具其文則有小學大學語孟中庸易詩書春秋三禮孝經圖書西銘傳義及通

鑑綱目近思錄等書學者學此而已今但知誦習其文辭而體用之學曾莫之究其得謂之善學乎得謂之體其全而用其大者乎公之語學者雖非一端而徹貫動靜之旨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嗚呼此古人授受心法也世之溺口耳之學者何足以窺其微哉公之修三禮自家鄉至邦國王朝大綱小紀詳法畧則悉以屬之門人黃氏榦且曰如用之固當盡天地之變酌古今之宜而又通乎南北風氣損文就質以求其中可也使公之志克遂有王者作必來取法矣古人爲治之大經大法平居既無素習一旦臨事惟小功近利是視生民亦何日蒙至治之澤乎秦人絶學之後六經無完書若井田若學校凡古人經理人道之具盡廢漢猶近古其大機已失之矣當今治宇一統立胄學興文教文公四書方爲世大用此又非世運方升之一機乎邵

氏觀化所謂善變之則帝王之道可與者以時考之可矣誠能於此推原羲軒以來之統倡明夫子祖述憲章之志上自辟雍下逮庠序祀典教法一惟文公之訓是式古人全體大用之學復行於天下其不自茲始乎嗚呼大聖大賢之生其有關於天地之化盛衰之運者非可以淺言已也夫子之六經不得行於再世而公之四書乃得彰著於當代公之身雖詘於當時而公之道卒信於後世者天也其推尊考亭兼以私淑自命如此嘗曰道者天下通行之道其所以為教者自天子至庶人一也先王建學必祀先聖先師自古至今未有以異獨五學之說不同禮家謂詩書禮樂各有其師所以為祀亦異則疑出於漢儒耳門之附會三代以上大道未分必不至此夫京師首善之地莫先於天子之太學天子太學祀典宜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

湯文武其道德功言載之六經傳在萬世若以伏羲爲道之祖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其次列爲皋陶伊尹太公望皆見而知者周公不惟爲法於天下而易詩書所載與夫周禮儀禮之書皆可傳後世至若稷之立極陳常契之明倫敷教夷之降典益之賛德傅說之論學箕子之陳範是皆可與享於先王者以此秩祀天子之學禮亦宜之若夫孔子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天下萬世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先是學宮中唐以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爲十哲坐祀廟堂上宋初以顏孟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後升曾子子思與顏孟爲四配皆東坐西向而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子思之父鯉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居父上時人以爲非禮不謂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晳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向春

秩二祀當先聖酌獻時以崇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又禮有祀先賢于東序及祭鄉先生于社之文以一國一鄉論之各有先賢鄉先生其節行足以師表後進軌範薄俗者固在鄉國之所當祀若孔明之在南陽管幼安之在東海張九齡之在曲江陽城之在晉鄙三代而下論天下人物亦當稱首正使列侍聖門夫亦何慊又如蜀之文翁閩之常袞首開一方文治雖去之千載猶思慕之化行此類宜悉詔郡國按稽志采其尤著者悉以來上列之祀典秩無文其後郡城建歷代帝王廟而以當時功臣配享及州郡縣學立啟聖及鄉賢名宦諸祠大約皆祖不就驗年更創稽峯書院于里中改名錄字位辛以自晦著易講義書說四書小學集疏大學廣義標題詩選正宗等書學者

稱爲勿軒先生仁宗皇慶元年卒

胡三省字身之浙江天台人博學能文章尤篤於史學登宋寶祐四年進士德祐元年以賈似道辟從軍蕪湖言輒不用及師潰間道歸宋亡隱居不仕著資治通鑑音註及釋文辨誤百餘卷今行於世其音註序曰古者國有史以紀年書事晉乘楚檮杌雖不可復見春秋經聖人筆削周轍既東二百四十二年事略如日星秦滅諸侯燔天下書以國各有史剌譏其先疾之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諸儒能藏之屋壁諸國史記各藏諸其國國滅而史從之至漢時獨有秦記太史公因春秋以爲十二諸侯年表因秦記以爲六國年表三代則爲世表當其時黃帝以來牒記猶存具有年數子長稽其歷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咸與古文乖異且謂孔子序書畧無年月雖頗有然多闕夫子之弗

論次益其慎也子長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代也以世不以年汲冢紀年出於晉太康初編年相次起自夏殷周止魏哀王之二十年此魏國史記脫秦火之厄而晉得之子長不及見也子長之史爲紀表書傳世家自班孟堅以下不能易雖以紀紀年而書事畧甚蓋其事分見志傳紀宜畧也自荀悅漢紀以下紀年書事世有其人獨梁武帝通史至六百卷侯景之亂王僧辯平建業與文德殿書七萬卷俱西江陵之陷其書燼焉唐四庫書編年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經十五卷蕭穎士依春秋義類作傳百卷逸矣今四十一家書存者復無幾乙部書以遷固等書爲正史編年類次之蓋紀傳表志之書行編年之書特以備乙庫之藏耳宋英宗命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爲編年一書神宗以鑑於往事有資治道賜名資治通鑑

且爲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溫公之意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以爲是書治平熙寧間公與諸人議國事相是非之日也蕭曹畫一之辨不足以勝變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國論專以史局爲事其忠憤感慨不能自已於言者則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議樂李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事之類是也至黃幡綽石野猪俳諧之語猶書與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後人不能盡知也編年豈徒哉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爲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可少與爲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爲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爲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

事不足以垂世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述古人之所
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孔
子序書斷自唐虞訖文侯之命而繫之秦魯春秋則始於平王
之四十九年左丘明傳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趙襄子惎智伯
事通鑑則書趙興智滅以先事以此見孔子定書而作春秋通
鑑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也温公徧閱舊史旁採小說抉擿幽
隱薈萃為書勞矣而修書分屬漢則劉攽三國訖南北朝則劉
恕唐則范祖禹各因其所長屬之皆天下選也歷十九年而成
則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為一書豈一人心思耳
目之力哉公自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
紙已欠伸思睡是正文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徧觀者若考異
三十卷所以參訂羣書之異同俾歸于一目錄三十卷年經國

緯不特使諸國事雜然並錄者粲然有別而已前代曆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貫著於目錄上方是可以見書目錄觀邪先君素篤史學每謂三省曰史漢自服虔應劭至三劉注解多矣章懷注范史裴松之注陳壽史雖間有音釋其實廣異聞補未盡以示博洽晉書之楊正衡唐書之竇苹並衛吾無取焉徐無黨註五代史粗言歐公書法義例他未之及也通鑑先有劉安世音義十卷而世不傳釋文本出於蜀史炤馮時行爲之序今海陵版本又有溫公之子康釋文與炤本大同小異公休於書局爲檢閱官是其得溫公辟呵之敎誨劉范諸公羣居之講明不應乖剌乃爾意海陵釋文非公休爲之若能刊正乎三省捧手對曰願學焉乃大肆力於是書依陸德明經典釋文釐爲廣註九十七卷著論十篇自周訖五代略敘興亡大致以考興及所

註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曆法天文則隨目錄所書而附註焉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因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釋文之舛謬悉改正之別著辨誤十二卷嗚呼註班書者多矣晉灼集服應之義而辨其當否臣瓚總諸家之說而駁以己見至小顏新註則又譏服應之疏紊尚多蕪晉之剖斷蓋抄背臣瓚以差爽詆蔡謨以牴牾自謂窮波討源構會甄釋無復遺恨而劉氏兄弟之所以議顏者猶顏之議前人也人苦不自覺前註之失吾知之吾註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註書文約而義見今吾所註博則博矣反之於約有未能焉世運推遷文公儒師從而凋謝吾無從取正或勉以北學於中國嘗有志焉然吾衰矣其釋文辨誤序曰通鑑釋文行世有史炤本有公休本史炤本馮時行爲之序公休本刻於海陵郡

齋前無序後無跋直署公休官位姓名於卷首而已又有成都府廣都縣費氏進修堂版行通鑑於正文下附註多本之史炤間以已意附之世人以其有註遂謂之善本號龍爪通鑑要之海陵釋文龍爪註大同而小異皆踏襲史炤者也譌謬相傳而海陵本乃託之公休以欺世適所以誣玷公休此不容不辨也今觀海陵所刊公休釋以烏桓為烏元按宋欽宗諱桓靖康之時公休歿已久安得豫為欽宗諱桓字邪又謂南北史無地理志是止見李延壽南北史不知外七史宋書魏書蕭齊書皆有志而隋書有五代志也溫公修通鑑公休為檢閱文字官安得不見諸書邪海陵釋文費氏註雖詆史炤釋文為差略至其引處則無一字與費氏蜀中鬻書家固宜用炤釋刊行若公休在史炤前數十年炤書既不言祖述公休而公休書乃如剽竊史

焰者又其書中多淺陋甚至不考通鑑上下本文而妄爲之說
有不得其句者有不得其字者辨誤卷已疏之於前讀者詳之
其異例可見矣又有通鑑前例者浙東提舉常平茶鹽司版本
乃公休之孫伋所編亦言欲與音釋並行於世此吾先人所疑
今人所依以爲信者考伋之所編溫公與范夢得論修書二帖
則得之三衢學官劉道原十一帖則得之高文虎氏伋取以編
於前例之後其網羅放失者僅如此蓋溫公之薨公休以毀卒
通鑑之學其家幾無傳矣汴京破溫公之後曰朴者金故以其
世敬之盡徙其家而北後莫知音問紹興兩國講和金使來問
汝家復能用司馬溫公子孫否朝廷始訪溫公後之在江南者
得伋乃公之從曾孫也使奉公祀伋欲昌其家學凡言書出於
司馬公者必鋟梓行之而不審其爲時人傳會也容齋隨筆曰

司馬季思知泉州刻溫公集有作中丞曰彈王安石章尤可笑溫公治平四年解中丞還翰林而此章乃熙寧三年者季思爲妄人所誤不察耳季思佽字也以此證之則佽以音釋出於其先欲以所編前例與之並行亦爲妄人所誤也今將有寶應謝珏通鑑直音自燕版行而南又有廬陵郭仲山直音又有闕本直音直音者最呰後學未暇問其考據其書更不論四聲翻切各自以土音爲之音率語轉而失其正音亦有因土音而失其本至於大相遠者不特語轉而已今辨誤爲公休辨誣以公休本爲海陵本龍爪本爲費氏本先舉史炤之誤二本與之同者則分註其下曰同然後辨其非而歸於是如直音之淺謬皆略而不錄云三省史失其傳不知卒於何時據其自序云德祐丙子浙東始騷避地越之新昌遭亂失其書按是年宋亡又云亂

定反室復購得他本爲之註以乙酉徵編蓋至元二十二年也
其所著尚有竹素稿一百卷

馬端臨字貴與江西樂平人父廷鸞宋咸淳中官右丞相著六經集傳語孟會編洙泗裔編皇極觀物外篇諸書詳載宋史端臨幼承家學又從休寧曹涇游涇博通五經精詣朱子之書歷舉紫陽書院山長端臨師承有自年十九淹貫經史以蔭補承事郎宋亡隱居不仕先著大學集傳多識錄後益留心經濟作文獻通考上遡唐虞下至南宋以補杜佑通典之闕計二十餘年而成其自序曰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迹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然則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爲紀傳書表紀以述理亂興衰八書

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觚者卒不能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爲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至司馬溫公作通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紀述萃爲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畧於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竊嘗以爲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爲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斂選擧之規以及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

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溫公
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宜究心乎唐
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
粲然可考其後宋白嘗續其書至周顯德近代魏了翁又嘗作
國朝通典然宋之書成而傳習者少魏嘗藁而未成書今行
於世者獨杜氏之書爾天寶以後蓋缺焉有如杜書綱領宏大
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爲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畧則夫節目之
間未爲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無遺憾焉蓋古者因田
制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於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貢貢
乃包篚之屬非可雜於稅法之中也乃若叙選舉則秀孝與銓
選不分叙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汨叙兵則盡遺賦調之規而
姑及成敗之迹諸如此類寧免小疵至夫天文五行藝文歷代

史各有志而通典無述焉馬班二史各有諸侯王列侯表范曄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歷代封建王侯未嘗廢也王溥作唐及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門以叙各帝歷年之久近傳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者倣之而唐以前則無其書凡是二者蓋歷代之統紀典章係焉而杜書亦復不及則亦未為集著述之大成也愚自蚤歲蓋嘗有志綴緝顧百罹熏心三餘少暇吹竽已濫汲綆不修豈復敢以斯文自詭昔夫子言夏殷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徵釋者曰文典籍也獻賢人也生乎千百載之後而欲尚論千百載之前非史傳之實錄具存可以稽考先儒之緒言未遠足資討論雖聖人亦不能臆為之說也竊伏自念業紹箕裘家藏墳索插架之收儲趨庭之問答其於文獻蓋庶幾焉嘗恐一旦散軼失墜無以屬來哲

是以忘其固陋輒加考評旁搜遠紹門分彙別曰田賦曰錢幣
曰戶口曰職役曰征榷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
曰職官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
俱倣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備離析
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則續而成之曰經
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則通典元未有論述而采摭
諸書以成之者也凡叙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以歷代會要及百
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
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
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
傳之是非者則採而錄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史傳之紀錄而可
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則竊以己

意附其後焉命曰文獻通考爲門二十有四爲卷三百四十有八其每門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則各以小序詳之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也陳壽號善叙述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紀傳而獨不克作志重其事也況上下數千年貫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學陋識操觚竄定其間雖復窮老盡氣劌目鉥心亦何所發明聊輯見聞以備遺亡爾後之君子儻能芟削繁蕪增廣闕略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覆車之媿庶有志稽古者或可攷焉仁宗延祐四年遣眞人王壽衍尋訪有道之士至饒州路錄其書上進詔官爲鋟版以廣其傳仍令端臨親齎所著槀本赴路校勘英宗至治二年始竣工先是留夢炎爲吏部尚書與廷鸞在宋爲同相名致端臨欲用之以親老辭及廷鸞

卒稍起爲慈湖柯山二書院山長教授台州路三月引年歸終于家

冊曰勿軒理學淑自考亭日朝日馬研史窮經宋旣不載元亦無徵煌煌大儒孰表德音粵稽宋史有周三臣身雖遺逸名自嶙峋後先輝映以覺斯民

李簡字蒙齋信都人憲宗九年官泰安州通判著學易記九卷其序曰伊川先生嘗云學易者當看王輔嗣弼胡翼之瑗王介甫安石三家文字令通貫然後却有用心處時先生易傳未出也及溫陵曾穀之集大易粹言傳於世則學者知有所宗而三家之說不無去取歲壬寅予挈家遷東平時張中尉特立劉佚菴肅二先生與王仲徽輩方聚諸家易解而節取之得厠講席之末前後數載凡讀六七過其書始成然人之所見不能盡同其去

致之間則亦不無少與大抵張與王意在省文劉之說心務歸一說僕之所取寧失之多以俟後來觀者去取先君來燕二載當時所讀之易止有王輔嗣與粹言而已諸家之說未見也六百日之間節取粹言凡三度前賢之說或中心有所不安則思之夜以繼日脫有所得隨即書之以待他年讀之驗其學之進否比還東平積謬說百餘條及得刻安定王荊公南軒晦庵誠齋諸先生全書及楊彬夫所集五十家解單渢所集三十家解讀之謬說暗與前賢相合者十有二三私心竊自信今卷中凡無名氏者以兼采諸人之意合爲一說不能主名亦或有區區管見輒不自揆而厠於其間者已未歲承乏倅泰安山城事少遂取向所集學易記重加去取而付諸梓獲譽獲謗皆由此書他日必有能辨之者時中統建元庚申歲也

俞琰字玉吾叟吳郡人宋寶祐間以詞賦稱宋亡隱居著書自號林屋山人精於易世之言圖書者類以馬毛之旋龜文之坼獨琰持論謂尙書顧命天球河圖在東序河圖與天球並列則河圖亦玉也玉之有文者爾崑崙產玉河源出崑崙故河亦有玉洛水至今有白石洛書蓋石而白有文者其立說頗異嘗著經傳考證讀易須知六十四卦圖古占法卦爻象占分類易圖合璧連珠等書潛心三十餘年惜其書無存惟周易上下經說二卷彖辭說一卷象傳說爻傳說各二卷文言傳說一卷繫辭傳說二卷說卦說序卦說雜卦說各一卷合一十三卷各冠以序統名周易集說而以易圖纂要易外別傳附焉其序曰周易集說者集諸說之善而爲之說也曷爲善能明三聖人之本旨則善也夫易始作於伏羲僅有六十四卦之畫而未有辭文王

作上下經乃始有辭孔子作十翼其辭乃備當知辭本於彖象本於畫有畫斯有象有象斯有辭易之理雖在於畫詎可舍六畫之象而專論辭之理哉舍畫而玩辭舍象而窮理辭雖明理雖通非易也漢去古未遠諸儒訓解多論象數蓋亦有所本至魏王弼以老莊之虛无倡於前晉韓康伯又和於後聖人之本旨遂晦沿襲至唐諸儒皆宗之太宗命名儒定九經正義於易則取王韓而孔穎達輩以當時所尚故雖其說未盡善亦必為之回護由是二三百年間皆以虛无為高至宋濂洛諸公彬彬輩出一掃虛无之弊聖人之本旨始明奈何世之尚占而宗邵康節者則以義理為虛文尚辭而宗程伊川者則以象數為末技而邵程之學分為兩家幾畫周經亦為兩途遂使學者莫之適從逮夫紫陽朱子本義之作發邵程之未發辭必歸於畫理

不外於象聖人之本旨於是乎大白焉瑛幼承父師面命首讀朱子本義次讀程傳長與朋友講明則又有程朱二先生所未言者於心蓋不能無疑乃歷考諸家易說撫其英華萃爲一書名曰大易會要凡一百三十卷不揣固陋遂自至元甲申集諸說之善而爲之說至元貞丙申而後成凡四十卷因名周易集說云武宗至大二年門人王都中爲之刊行所居傍石澗學者稱爲石澗先生又有陰符經解傳世

熊良輔字任重別號梅邊江西南昌人舉仁宗延祐丁巳鄉貢早師同邑遯溪熊凱學易復得易傳於凱友進賢龔煥試禮部不第歸訓徒鄉塾研究易旨先是朱子本義一遵呂成公所訂古文爲主以六十四卦彖爻之辭爲上下經而孔子所釋彖象文言及上下繫說卦序卦雜卦爲十翼良輔所著仍舊本上下

經二卷謂之集成十翼十卷謂之附錄統名曰周易本義集成附錄其所採摭自唐迄元凡八十四家中與本義合者錄之節不合而有得於經旨者亦備錄以相發末則折衷已意蓋本朱子之書而不泥焉者其序曰六經皆聖人垂訓之書而易經四聖人之手乃成其爲書也大而天地性命之理無不包微而事物纖悉之情無不盡精入於無形粗及於有象人生日用一動靜語默間無非易道之流行徹由而不知者多耳伏羲始畫卦無文字可傳大槩以陽吉陰凶爲義文王周公繫之以辭象占其本旨也夫子贊易一以義理爲主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於是乎大備蓋象占因義理之所寓而以義理爲主象占亦在其中矣善學者於此先求易之本旨然後廣而充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旨將不待卜筮而後見此又自然之妙也自

後儒析經附傳之餘學者支離蔓衍欲以明易而反以晦易至宋程子作易傳而義理之學始明然程子亦自謂某解易只說得七分朱子以卜筮爲說然後作易之本旨益著朱子嘗曰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是則程子之傳孔子之易也朱子之本義文王周公之易也推本而論孔子之易即文王周公之易文王周公之易即伏羲之易伏羲之易即天地自然之易也雖其旨微有不同而其理則未嘗有二要在善觀之耳良輔夙執經遯溪熊先生已知好易大德六年泉峯龔先生授徒泉山之麓良輔分教小學因得肆意於易取諸說而涵泳之乃即己意採輯成篇以朱子本義爲主如語錄如程傳以及諸家之說與本義合者亦有與本義不合而似得其旨者備錄以相發名曰集疏其後間有鄙見一二

附焉亟念義理無窮學無止法期有所得以卒初志於是纂寫成編凡一十三卷藏之以俟知者英宗至治二年鋟諸梓所著又有風雅遺音小學入門等書

董真卿字季真江西鄱陽人父鼎字季亨幼嘗私淑勉齋黃幹得其端緒著尚書輯錄纂註六卷集諸儒說以備臨政之觀覽又疏孝經大義悉遵朱熹刊誤古文定為經一章傳十四章行世學者稱為深山先生真卿早承家學已受業雙湖胡一桂勿軒熊禾得易理與得文宗天曆初著周易會通一十四卷題曰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註冠以凡例十條經傳歷代因革一卷而以朱子啟蒙五贊筮儀附錄纂註終焉其叙曰太極泄而為圖包犧氏則之以畫卦如根榦之有條枚橫竪方圓往來交互變通不窮而謂之易大之天地日月小之萬物萬事之象與理

莫不畢具文王周孔繫之以辭者名曰周易於是四聖之書與天地並其書廣大精深未易窺測先儒傳註逮程朱子至矣盡矣詎非宋易乎然文有古今之異義有理象之殊今易則自費直鄭玄以孔子彖象之傳附釋正經之末而參解文王周公彖象經文之間并附文言則始於王弼程傳主理義而仍其舊古易則自呂大防晁說之始復而未盡呂祖謙復分犧文周公上下經六十四卦爲經二篇而以孔子十翼爲傳十篇各自爲卷以合於古本義主象占而用其本二子之書並行於今萬世師尊之無異辭但其經文體統傳義主張各有攸當不能合爲一書讀易者猶病焉大德八年從雙湖胡先生讀易於程朱子之書沉潛玩繹有年未得其說而一之天台董楷嘗會編於咸淳之世據王弼本分爲高下字行以別四聖二賢之易已不能

盛行於繫辭諸篇至近歲始出不旋踵有廢其例者矣先師凡所著本義附錄纂疏程傳僅撮其要於諸儒之列而天台本則未及見也愚因熟復朱子本義至繫辭上傳迺下之註及從伯父槃澗先生所錄師訓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無經可附而自分上繫下繫云者與本義語錄叶韻之說忽有得焉夫朱子之所以宗晁呂者不過欲使學者分別四聖之易以求之古耳若一切例以古人著書經傳必各自爲卷竊意解經者之謙德兼竹簡刀篆之煩而然若以孔子之傳附羲文周公之經亦猶程朱子之傳義附四聖之書爾固未見其不可也律以今易乾卦義例其合傳之經則彖象文言混而不分其附經之傳則卦象彖爻紊而無序今特標列而次第之於羲文周公之經孔子之傳初不相離而相統有經可附者附之無經可附者則總附於

六十四卦之後亦豈非朱子之意而程子之傳可合而觀之矣苟如是讀之則周公之爻辭孔子之彖象文言與夫繫辭以後四篇莫不各有聲韻音律煥乎會通又何以為讀易者之病哉愚於是以四聖之易各標經傳於其首以別之雖不分卷而先後之序已明程朱傳義夾註其下名曰集解而以程子朱子曰别之既不與書則理象之旨咸在繫辭以後程子無傳姑以經說補之天台本程朱子皆有語錄今朱語則兼取先師所編采其精詳而有緒者各益其未備纘於傳義之後名曰附錄而以程子朱子語別之諸家之說唯音訓以呂氏為主悉附經文他可互相發明者全用先師纂疏各廣以聞見之所及異於語錄之次名曰纂註而以某氏曰別之管窺一得之愚亦間附其末合而命之曰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註此愚編集是書之

凡例綱目也嗚呼易大經也羲文周孔大聖也程朱大賢也自天地開闢以來不知幾千萬年至包犧氏始作易由包犧至文王周公又不知幾年而後有卦爻之辭由文王周公至孔子五百餘年而後有十翼之辭由孔子至程朱子千五百餘年而後有傳義今距程朱子百有餘年去大賢之世若此其近也乃敢析合經傳集四聖二賢及歷代諸儒之說以備一書不難甚矣然使讀者開卷瞭焉於古易今易之所由分合先聖後聖之經傳所宜區別程子朱子之傳義各有攸當天地萬物萬事之象與理可一覽而得之其於學者心身家國天下之用未必無小補焉非止知易已也順帝元統二年其子僎刻以行世

張理字仲純江西清江人舉茂才異等歷仕泰寧教諭勉齋書院山長終福建儒學副提舉著易象圖說三卷大易象數鉤深

圖三卷其序曰圖書者天地陰陽之象也易者聖人以寫天地陰陽之神也故一動一靜形而爲⚊⚋⚊⚋奇偶生生動靜互變四象上下左右相交而易卦畫矣☰以畫天☷以畫地☵以畫水☲以畫火☱以畫澤☶以畫山風因於澤雷因於山卦以求象象以命名名以繫義義以正辭辭達而易書作矣將以順性命之理究禮樂之原成變化而行鬼神者要皆不出乎圖書之象與數而已圖之天○者一也圖之地●●者⚋也圖之中⁘者四象✕古字五行也陽數一三✕參天也三之謂參陰數二四兩地也二之謂兩參天數九陽之用也兩地數六陰之用也書之衡三卦之體也書之井九卦之位也書之縱衡十✕卦之合也乾九坤六合十✕坎七離八合十✕震七巽八合十✕艮七兌八合十✕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十者圖書之編紐也以✕重十✛則左右前後者河圖四正之體也以

㐅交十米則四正四隅者洛書九宮之文也順而左還者天之圓渾儀歷象之所由制逆而右布者地之方封建井牧之所由啓也以圓函方◎以方局圓◙則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矣唯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㐅行之秀氣也身半以上同乎天身半以下同乎地頭圓足方腹陰背陽離目外明坎耳內聰口鼻有肖乎山澤聲氣有象乎雷風故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是知易即我心我心即易故推而圖之章之爲立位而三極備叙之爲六節而四時行合之爲六體而身形具經之爲六脉而神氣完表之爲六經而治教立協之爲六律而音聲均官之爲六典而政令修統之爲六師而邦國平是故因位以明道因節以叙德因體以原性因脉以凝命因經以考禮因律以正樂因典以平政因師以慎刑而大易八

卦之體用備矣已上八圖今附外篇八卦相錯相摩相盪因而重之變而通之推而行之而六十四卦圓方變用之圖出矣圓者以效天方者以法地變者以從道用者以和義然後蓍策以綜其數變占以明其筮分掛揲歸交重支變悉皆爲圖以顯其象爲說以敷其趣雖其言不本於先儒傳註之旨或者庶幾乎聖人作易之大意改而正之諗而訂之是蓋深有望於同志焉後至正二十四年貢師泰序其書傳世

冊曰易先天經則象天地大無不包纖微畢備曰理曰占道同旨異俞辨河圖張闡秘義厥體非隱其用甚費

王天與字立大別號梅浦江西吉安人初習舉子業諸生從游者甚衆後乃研精覃思著尙書纂傳四十六卷先引漢唐二孔氏之說次取諸家傳注而一以晦庵朱子西山眞氏爲歸雖其

說之散在文集語錄者靡不會萃於中反復考證經十五年而
後成其心似尊蔡氏而不攻其非關亦采摭其說其序曰愚少
讀尚書亦既有年追維百篇之義孫伏生傳二孔註疏暨數百
家解釋富矣晦庵先生於易於詩皆有訓傳獨於書晚年屬之
蔡九峯二典禹謨親所訂定其貢舉私議則曰諸經皆以註疏
爲本書則兼取劉王蘇程楊晁葉吳薛呂其與門人答問則如
林夾史如曾如李如陳各取其長西山先生讀書記纂三十餘
篇大學衍義講數十餘條愚竊嘆曰古今傳書者之是非至晦
庵而遂定晦庵折衷傳書者之是非至西山而愈明學者不於
二先生乎據將焉據乃本其遺意作尚書纂傳其條例則先二
孔氏說者崇古也有未當則引諸家說評之有未備則引諸家
說足之說俱通者並存之間或以臆見按之大要斯與二先生

合而已愚亦安敢以私意去取哉積日累月而編始就乙亥冬求其正於集齋彭應龍增廣校定凡若干條往復究竟十四五載乃敢與四方同志共切磋之成宗大德三年憲使臧夢解士書于朝詔授臨江路儒學教授武宗至大中其子振板行之

陳師凱字道勇江西南康人隱居廬山名其地曰東滙澤撰尙書蔡傳旁通六卷其叙曰天道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夫惟其有心也故無爲而無不爲惟其無爲而無不爲故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此二帝三王之所以不能不有書也書既有矣凡一動一行一言雖千萬世而一日矣然書出於千萬世之前而讀於千萬世之後則其一動一行一言又烏得而備知之[illegible]朱蔡師弟子之所以不能不有傳也傳既成矣後之讀者將不能究朱子之所傳領蔡氏之

所受又不能如其行輩之所講明則雖有傳猶未能備知也此鄱陽董深山之所以有輯錄纂註也然其輯錄特答問之多端纂註又專門之獨見初學於此若本傳尚未曉析而乃游目廣覽則茫無畔岸吾誰適從是董氏所纂乃通本傳已後之事殆未可由之以通本傳也此旁通之所以賛出也嗟夫書之有傳如堂之階室之戶未有不由此而可造其地者然傳文之中片言之賛隻字之引伸其借舉之際雖略而渾融者不少況所謂天文地理律曆禮樂兵刑竈渠河圖洛書道德性命職官封建之屬未可以一言盡也是以旁通之筆不厭瑣碎專務釋傳固不能做正義之具舉但值片言隻字所當尋繹考證者必旁搜而備錄之期至於通而後止俾初學之士對本傳於前置旁通於側或有所未了者即轉矚而取之左右庶幾微疑易釋大義

易暢吾見有融會貫通之期無糾繻齟齬之患矣其言道德性命之際文理已明者畧爲衍說或於名物度數之末無乃太簡者則詳究所出以致弗明弗措之意由是以了本傳次及輯錄纂註則先入者定而中不採權度在我而外不惑近可得諸儒之本旨遠可會朱蔡之授受非敢爲道人道也爲初學小子費辭說者云爾英宗至治元年作惜其人出處莫考　王充耘字耕野亦江西人元統初以書經成進士授同知永新州事尋棄官養母擇從諸心倚書考前蔡傳而誌其所見自徵辭與旨名物訓詁以至山川疆理靡不究竟辨析而不苟爲臆說阿附名曰讀書管見凡二卷充耘歿從子光薦庋其書複壁中故遺亂而獲全外有書義主意書義矜式各六卷並見抄本

黃鎮成字元鎮福建邵武人作弱冠即厭棄榮利延祐初再試

有司不合遂周覽楚漢名山流連燕趙齊魯之墟浮海而返集室城南顏曰南田耕舍慨然以聖賢道學自力著倘書通考十卷凡名物度數與夫七政九疇六宗五禮方州之貢賦水土律呂之長短忽微皆著其說說有未盡復系以圖彙集諸家而折衷以己意乃自叙曰書載二帝三王之政政者心與事之所形也是故道德仁聖統乎心制作名物達於事內外之道合而帝王之政備矣然統乎心者先後古今脗合無二達於事者儀章器物因革無存故求帝王之心易而考帝王之事難矧後儒稽古不過以周爲據而秦人滅學周典亦多殘缺逦欲以不完之文上徵隆古之舊斯益難矣昔紫陽之教每語學者謂如堯舜典曆象日月星辰律度量衡五禮五樂禹貢山川洪範九疇之類須一一理會令透蓋讀書窮理即器會道乃學者之當務也

余方授見輩以書問或有問不容立答則取關涉考究者會萃抄撮或不可言曉者規畫爲圖以示之至衆家之說有所不通則間述已見以附於下如舊圖舊說已備者不復贅出其有未盡則隨條辨析焉歲月積累寖成卷帙乃次其顛末以便考尋名曰尙書通考竊謂學有本末道無精粗禮樂官名聖人猶問則讀是經者安得不求其故哉方將就正於博洽君子然後退授於家俾爲修齊之助亦庶乎紫陽夫子之教云爾文宗天曆三年昔歲議政者薦爲江西路儒學提舉祿不及而卒年七十有五集賢議謚曰貞文處士又著周易通義中庸章旨性理發蒙等書自號存存子其詩名秋聲集十卷

刪曰書道政事本于一中九疇七政體用會通考鏡理亂致治則隆學古入官舍此安從

朱公遷字克升饒州鄱陽人父㬚岡翁聞同郡吳中行得聞朱子門人黃榦之學於廣信饒魯往中行學爲文章卓然名世公遷克世其家益肆力聖賢之道以正心誠意爲學眞知實踐爲功勤於著述剖斷經傳極其精緻而且善訓廸其言溫煦故所至無賢不肖皆樂從隨其才質之昏明大小咸有所得從者常數百人順帝至正七年以遺逸徵至京授翰林直學士每勸帝親賢遠佞抑豪強省冗費修德卹民庶天意可回民志可定不然恐國家之憂近在旦夕帝深見嘉納當國者惡其切直不能容公遷亦知世不可爲力辭不許章七上乃出爲金華郡學正一統志作處州所著有朱子詩傳疏義二十卷其自序曰說詩之難久矣自孔子說烝民懿德之旨孟子說北山賢勞之意而後世難其人漢儒章句訓詁詳於詩則病甚繼之者說愈煩而意愈窒

逶迤乎千四百年至明道先生說椎雉兩章得孔子說詩之法又數十年得朱子而備焉蓋詩主咏歌與文體不同辭若重復而意實相承意則委婉而辭亦甚倨也是則說詩者之難也朱子取法孔子又取法於孟子又取法於程子少以虛辭助字發之而其脉絡較然自明三百篇可以讀矣然虛辭助字之間似輕而重似迂而切苟有鹵莽滅裂之心未必不以易而亂之也是則讀傳者又當知其難也諸家自立異者不論惟輔氏羽翼傳說條理通暢甚有頓焉而多冗長不修亦時時有牴牾者且或傳之約者與之俱約微者與之俱微猶若未能盡也小子魯鈍膚末何足與言間因輔氏說而擴充之剖析傳文以達經旨而於未發者必究其蘊已發者不羨其辭庶幾乎顯微闡幽之意而因傳求經不難也抑嘗從事於斯矣持其無敢慢之心

堅其欲自得之志語助之聲隨而為之上下也立言之趣從而與之周旋也假游厭飫積日累月乃若有默契焉此不敏之資困學之方未敢以為是也夫惟以意逆志者必有大過於斯倘有四書說約四篇其序畧云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詳說之餘能反說約則舉其槩而無不該矣子朱子序大學則曰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序中庸則曰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二書之約如此而論語孟子則又不然記錄之詞章各有旨不能約說雖詳何益哉故必一一要其歸趣而言之也雖然詳說有毫釐之差則約說有千里之謬詳說云乎哉可不悉致其精乎詳而必精精而後約則脉絡合於統體其於講求也幾矣今二書皆不傳（其序畧見王逵集中）惟四書通旨六卷行世大約分門別類其目九十有八讀者徵厭其繁云

而曰詩本性情意存言外訓詁支離於理則害顯微闡幽

優游黙會厥心孔傷遺亡是慨味茲弁言尙其有賴

趙汸字子常休寧人嘗受業於九江黃澤究心春秋澤告以窮經之要在致思有魯史之春秋則自伯禽下至頃公是也有孔子之春秋則起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是也必先考史法然後聖人筆削之法可得而求汸遂研精殫思閱二十年作春秋集傳及屬辭各十五卷又著左氏補註十卷師說三卷迨屬辭成以集傳義例微有未合更加討論至昭公二十七年以病輟筆門人倪尙誼援其義續成焉其序曰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書成一歲而孔子卒當時高第弟子蓋僅有得其傳者歷戰國秦漢以及近代說者殆數十百家其深知聖人制作之原者鄒孟氏而已孟氏之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此孔門傳春秋學者之微言也蓋周雖失政而先王詩書禮樂之教結於民心者未泯故善有美而惡有刺迨其極也三綱失序而上下相忘怨刺不作則文武成康治教之迹始湮滅無餘矣夫世變如此而春秋不作則人心將安所底止乎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隱桓之世王室日卑齊伯肇興春秋所由始也定哀之世中國日衰晉伯攸廢春秋所由終也方天命在周未改而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桓文之事不可誣也是以聖人詳焉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一國之事春秋魯史策書也事之得書不得書有周公遺法焉太史氏掌之非夫人之所得議也孔子魯司寇也一旦取太史氏所職而修之魯之君臣其能無惑志與然則將如之何凡史所書有筆有削史所不書則不加益也故曰其文則史史主實錄而已春秋志

存撥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非史氏所及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制作之原也然自孟氏以來鮮有能推是說以論春秋者蓋其失由三傳始左氏有見於史其所發皆史例也故常主史以釋經是不知筆削之有義也公羊穀梁有見於經其所傳者猶有經之佚義焉故據經以生義是不知其文之則史也後世學者於三傳無所師承莫能相一其有兼取三傳者則臆決無據流遁失中其厭於尋繹者則欲盡舍三傳直究遺經分異乖離莫知統紀至永嘉陳君舉始用二家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爲得學春秋之要然其所徵則遂以左氏所錄爲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也左氏書首所載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穀每難疑以不書

發義實與左氏興師陳氏合而共之失其本矣故於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皆以爲夫子所削則其不合於聖經者亦多矣由不考孟氏而昧夫制作之原也茲皆論之録書之例十有五而筆削之義有八策書之例一曰君舉必書非君命不書二曰公即位不行其禮不書三曰納幣逆夫人夫人至夫人歸皆書四曰君夫人薨不成喪不書葬不用夫人禮則書卒君見弑則諱而書薨五曰適子生則書公子大夫在位書卒六曰公女嫁爲諸侯夫人納幣來逆女歸娣歸來媵致女卒葬來歸皆書爲大夫妻則止書來逆七曰時祀時田苟過時越禮則書軍賦改作踰制亦書此史氏之錄乎內者也八曰諸侯有命告則書崩卒不赴則不書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九曰雖伯主之役令不及魯亦不書十曰凡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適諸侯

雖告不書十一曰諸侯之大夫奔有玉帛之使則告告則書此史氏之錄乎外者也十二曰凡天子之命無不書王臣有事爲諸侯則以內辭書之十三曰大夫已命書名氏未命書名微者名氏不書止書其事外微者書人十四曰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衆稱某帥師君自將不言帥師十五曰凡天災物異無不書外災告則書此史氏之通錄乎內外者也筆削之義一曰存策書之大體凡策書大體曰天道曰王事曰土功曰公即位曰逆夫人夫人至世子生曰公夫人外如曰薨葬曰孫曰夫人歸曰內女卒葬曰來歸曰大夫公子卒曰公大夫出疆曰盟會曰出師曰國受兵曰祭祀蒐狩越禮軍賦改作踰制外諸侯卒葬曰兩君之好曰玉帛之使凡此類之書於策者皆不削也春秋魯史也策書之大體吾不與易焉以爲猶魯春秋

也二曰假筆削以行權春秋撥亂經世於是有書有不書以互顯其義書者筆之不書者削之其筆削大凡有五或畧同以存異公行不書至之類也或畧常以明變釋不朝正內女歸寧之類也或畧彼以見此以來歸為義則不書歸以出奔為義則殺之不書之類也或畧是以著非諸侯有罪及勤王復辟不書之類也或畧輕以明重非有關於天下之故不悉書是也三曰變文以示義春秋雖有筆有削而所書者皆從主人之辭然有事同而文異者有文同而事異者則予奪無章而是非不著於是有變文之法焉將使學者卽其文之異同詳畧以求之則可別嫌疑明是非矣四曰辨名實之際亦變文也正必書王諸侯稱爵大夫稱名氏四裔雖大皆稱子此春秋之名也諸侯不王而伯者興中國無伯而荆楚横大夫專兵而諸侯散此春秋之實

也於是有去名以全實者征伐在諸侯則大夫將不稱名氏中國有伯則楚君侵伐不稱君又有去名以責實者諸侯無王則正不書王中國無伯則諸侯不序君大夫將略其恒稱則稱人五曰謹華夏之辨亦變文也楚至東周僭王猾夏故伯者之興以攘卻爲功自晉伯中衰楚益侵凌中國甚至假討賊之義以號令天下天下知有楚而已故春秋書楚事無一不致其嚴者而書吳越與徐亦必與中國異辭所以信大義於天下也六曰特筆以正名筆削不足以盡義而後有變文然禍亂既極大分不明雖變文猶不足盡義而後聖人加之特筆所以正名分也夫變文雖有損益猶曰史氏恒辭若特筆則辭旨卓異非復史氏恒辭矣七曰因日月以明類上下內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六者尙不能盡見則又假日月之法區而別之大抵以日

爲詳則以不日爲畧以月爲詳則以不月爲畧其以日爲恒則以不日爲變以不日爲恒則以日爲變甚則以不月爲異其以月爲恒則以不月爲變以不月爲恒則以月爲變甚則以日爲異將使屬辭比事以求之則筆削變文特筆既各以類明而日月又相爲經緯無微不顯矣八曰辭從主人主人謂魯君也春秋本魯史成書夫子作經唯以筆削見義自非有所是正皆從史氏舊文而所是正亦不多見故曰辭從主人此八者實制作之權衡也然聖人議而弗辨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善而見錄則爲褒惡而見錄則爲貶其褒貶皆千萬世人心之公也聖人何容心哉辭足以明義斯已矣是故知存策書之大體而治乎內者恒異乎外也則謂之夫子法書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假筆削以行權而治乎外者恒異乎內也則謂之實錄者不足以言

春秋矣知一經之體要議而弗辨則凡謂春秋賞人之功罰人之罪去人之族黜人之爵褒而字之貶而名之者亦不足以論聖人矣故學者必知策書之例然後筆削之義可求筆削之義旣明則凡以虛辭說經者其刻深辨急之說皆不攻自破然後春秋經世之道可得而明矣雖然使非孟氏之遺言尚在則亦安能追求聖人之意於千百年之上哉汸自早歲獲聞資中黄先生論五經旨要於春秋以求書法爲先於是思之十有餘載卒有得於孟氏之言因其說以考三傳及諸家陳氏晉具知其得失異同之故乃輯錄爲書名曰春秋集傳凡十五卷尚意學者溺於所聞不能無惑別撰屬辭八篇發其隱蔽傳諸同志焉其左傳補註序曰春秋魯史記事之書也聖人就加筆削以寓撥亂之權惟孟子爲能識其意自三傳失其旨而春秋之義不

明左氏於二百四十二年事變畧具始終而赴告之情策書之體亦一二有見焉則其事與文庶乎有考矣其失在不知以筆削見義公穀以書不書發義不可謂無所受者然不知其文之則史也故三傳得失雖殊而學春秋者必自左氏始然自唐啖趙以來說者莫不曰兼取三傳而於左氏取舍尤詳則宜有所發明矣而春秋之義愈晦何也凡春秋之作以諸侯無王大夫無君也故上不可諭於三代盛時而下與秦漢以來乘天下制於一人者亦異其禮失樂流陵微漸靡之故皆不可以後世一切之法繩之而近代說者類皆槩以後世之事則其取諸左氏者亦疏矣況其說經大旨不出褒貶實錄二端然尚褒貶者文苛例密出入無準既非所以論聖人其以為實錄者僅史氏之事亦豈所以言春秋哉是以為說雖多而家異人殊其失視三

傳滋甚蓋未有能因孟子之言而反求之者至資中黃先生之教乃謂春秋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必先考史法而後聖人之法可求若其本原脉絡則盡在左傳蓋因孟子之言而致其思亦已精矣汸自始受學則取左氏傳注諸書伏讀之數年然後知魯史舊章猶賴左氏存其梗槩既反覆乎二傳出入乎百家者十餘年又知三傳而後說春秋者惟杜元凱陳君舉為有據依然杜氏序所著書自知不能錯綜經文以盡其變則其專修左氏傳以釋經乃姑以盡一家之言陳氏遍二傳於左氏以其所書證其所不書庶幾善求筆削之旨然不知聖人之法與史法不同則猶未免於二傳之蔽也蓋左氏傳經唐宋諸儒詆毀之餘幾無一言可信欲人潛心於此而無惑難矣間嘗究其得失且取陳氏章指附於杜注之下去短集長而補其所不及

庶幾史文經義互見端緒有志者得由是以窺見聖人述作之原凡傳所序事多列國備廣之遺名卿才大夫良史所記其微辭奥旨往有未備者頗采孔氏疏暢而通之諸牽合紕繆有不逃後儒之議者亦具見其說以極夫是非之公焉若夫不得於經則致疑於傳務為一切之說以釋經而無所據依以持其說則豈杜氏陳氏比乎故三傳之外不可無辨證者惟二家他說固不暇及也汸晚年所跡東山著述垂老不倦學者稱為東山先生汸没後門人藏弆其遺書人罕得見明嘉靖中東陽劉鴻始得其稿於歙之汪氏名千頃堂藏本

李廉字[illegible]江西安福人元末登進士為隆興路錄事日則署公事夜則課諸生著春秋諸傳會通其序曰傳春秋者三家左氏事詳而義疎公穀義精而事畧有不能相通兩漢専門各守師說至唐啖趙二氏始合三家所長務以通經為主陸氏纂集

已爲小成宋河南程夫子始以廣大精微之學發明奧義眞有以得筆削之心而深有取於啖趙良有以也高宗紹興初武夷胡氏進講焉意此經於是承詔作傳事案左氏義取公穀之精大綱本孟子主程氏而集大成矣方今取士用三傳及胡氏誠不易之法也然四家之外如陳氏後傳張氏集注皆爲全書學者所當考而孫氏之發微劉氏之意林權衡呂氏之集解與其餘諸家之議論亦不可以不究但汗漫紛雜有非初學所能備閱者余讀經三十年竊第南歸叨錄劇司心勞力耗舊所記憶大槩荒落而又竊觀近來所列此經類傳雖多或源委之不備或去取之莫別不能無憾於是不揆謭陋盡取諸傳會萃成編先左氏事之案也次公穀傳經之始也次杜氏何氏范氏三傳專門也次疏義釋所疑也總之以胡氏貴斷也陳張並列擇所

長也而又備采諸儒成說及諸傳記於與同是非始末之際犂究心焉謂之春秋諸傳會通藏之家塾以備遺忘非敢與學者道也豐城搨恭遒取而刻之存姑識于卷端與同志倘加考訂焉時順帝至正九年也廉後尹信豐紅巾寇至擁鄉兵守城城陷與其子敬同遇害邑人立雙節祠祀焉

冊曰春秋一書撥亂反正左氏事詳公穀義勝三家之言日月同經東山精思例如列鏡由縈得簡攈輿鄒孟

敖繼公烏程縣志作翁字君善福州長樂人後寓家吳興築一小樓坐臥其中冬不爐夏不扇日從事經史吳下名士多從之游趙孟頫其弟子也初仕定成尉以父任當補京官讓於弟尋擢進士對策忤時相遂不仕益精討經學嘗以晉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鄭今議禮也生之傳既不存而王肅袁準孔倫陳銓蔡超宗

因循紹諸家註亦未流傳於世鄭康成舊註儀禮疵多醇少學者不察因復刪定取賈疏及先儒之說補其闕又未足附以已意名曰儀禮集說凡十三卷其序曰儀禮何代之書也曰周書也先儒皆以爲周公所作愚亦意其或然也何言之周自武王始有天下然其時已老矣未必暇爲此事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禮作樂以致太平故以其時攷之當是周公之書又以其書攷之辭意簡嚴品節詳備非聖人莫能爲也然周公此書乃爲侯國而作而王朝之禮不與焉何以知其然也書中十七篇冠昏相見鄉飲鄉射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凡九篇皆言侯國之士禮少牢饋食上下二篇皆言侯國之大夫禮聘食燕大射四篇皆言諸侯之禮惟覲禮一篇則言諸侯朝天子之禮然主於諸侯而言也喪服篇中言諸侯及公子大夫士之服詳矣其間

雖有諸侯與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之服然亦皆主於諸侯與其大夫而言也然則聖人必爲侯國作此書者何也夫子有言曰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冠昏射御朝聘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以此言證之則是書也聖人其以爲正天下之具也與故當是時天下五等之國莫不寶守是書而藏之有司以爲典籍無事則其君臣相與講明之有事則皆據此以行禮又且須之於國以教其人此有周盛時所以國無異禮家無殊俗兵寢刑措以躋太平者其以是乎其後王室衰微諸侯不道樂於放縱而憚於檢束於是惡典籍之不便於已而皆去之則其絲之受於王朝者不復藏於有司矣絲之藏於有司者或私傳於民間矣此十七篇之所以不絕如綫而幸存以至今日也或曰此十七篇爲侯國之書固也其本

但如是已乎抑或有亡逸而不具者乎曰是不可知也但以經文與其禮之類攷之恐其篇數當不止此是經之言士禮特詳其於大夫則但見祭禮而昏喪無聞焉此必其亡逸者也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謂如其公饗大夫之禮也而今之經乃無是禮焉則是逸之也明甚又諸侯之有覲禮但用於王朝耳若其邦交亦當有相朝相饗相食之禮又諸侯亦當有喪祭禮而今皆無聞焉是亦其亡逸者也然此但以經之所嘗言禮之所可推者知之也況其間又有不盡然者由此言之則是經之篇數本不止於十七亦可見矣記有之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所謂經禮即十七篇之類也其數乃至於三百者豈其合王朝與侯國之禮而言之與若所謂曲禮則又在經禮之外者如內則少儀所記之類是也先王之世人無貴賤事無大小皆有禮以

行之蓋以禮有所闕則事有所遺故其數不容不如是之多也去古既遠而其所存者乃不能什一可勝嘆哉繼公半生游學晚讀此書沉潛既久忽若有得每一開卷則心目之間如親見古人而與之揖讓周旋於其際此書舊有鄭康成注然其間疵多而醇少學者不察也今輙刪其不合於經者而存其不謬者意義有未足則取疏記或先儒之說補之又未足則附以一得之見焉因名曰儀禮集說其於初學之士未必無小補云成宗大德中以江浙平章高彥敬（一作顯卿）薦擢信州教授未任而卒

有倪淵者字仲深烏程人嘗受業於繼公得禮經易數之奧平居動必以禮著易說二十卷圖說序例各一卷官湖州教授

陳澔字雲莊江西都昌人父大猷號東齋饒堯峯弟子也著書傳會通十一卷尤精於禮仕宋爲黃州軍州判官（時東陽有陳大猷者登宋

紹興二年進士亦著尚書集傳一十四冊實爲兩人澔承其家學深探禮奧著禮記集說其序曰前聖繼天立極之道莫大於禮後聖垂世立教之書亦莫先於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孰非精神心術之所寓故能與天地同其節四代損益世遠經殘其詳不可得聞矣儀禮十七篇戴記四十九篇先儒表章庸學遂爲千萬世道學之淵源其四十九篇之文雖純駁不同然義之淺深同異誠未易言也鄭氏祖讖緯孔疏惟鄭之從雖有他說不復收載固爲可恨然其灼然可據者不可易也近世應氏集解於雜記大小記等篇皆闕而不釋噫慎終追遠其關於人倫世道非細故而可畧哉先君子師事雙峰十有四年以是經三領鄉書爲開慶名進士所得於師門講論甚多中罹煨燼隻字不遺不肖孤僭不自量會萃衍繹而附以臆見之言名曰禮記集說蓋欲以坦明之說使

初學讀之即了其義庶幾章句通則蘊奧自見正不必高爲說
論而卑視訓詁之辭也書成甚欲就正四方有道之士而衰年
多疾游歷艱難姑藏巾笥以俟來哲治教方興知禮者或有取
焉亦愚者千慮之一爾英宗至治二年記至今與程朱蔡胡傳
義並爲制科所宗顧其名迹稍晦未得崇祀聖廡云

冊曰煌煌五經如岳如星四經註疏宋儒所成戴記獨缺

大義幾泯都昌家授研思覃精貽垂來哲聖學以恢

丘葵字吉甫福建同安人宋亡避居海嶼中刻志爲學不求人
知著易解義書直解詩口義春秋通義各數十卷而周禮補亡
一書尤參訂詳確方知漢儒補考工記之謬葵自序曰周禮一
書周公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之書也後之
君臣每病於難行也何居葉水心謂周禮晚出而劉歆遂行之

大壞矣歆緯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此後君臣駭於難行然則其終不可行乎善哉眞西山之言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周公之心何心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以是爲書故能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也歆也緯也安石也無周公之心而欲行之適所以壞之也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爲無功而聖人微指終莫之睹惟洛之程氏關中張氏新安朱氏其所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蘊蓋程張朱氏之學周公之學也故能得周公之心而是書賓賴以明矣今制以六經取士乃置周官於不用使天下之士習周禮者皆棄而習他經毋乃以冬官之缺爲不全書邪夫冬官未嘗缺也雜出於五官之屬漢儒考古不深遂以考工記補之至宋淳熙間臨川俞廷椿始著

復古司空篇新安朱氏一見以爲冬官不亡考索甚當鄭賈以來皆當歛袵退三舍嘉熙間永嘉王次點又作周官補遺由是周禮之六官始得爲全書葵承二先生討論後加之參訂的知冬官錯見於五官中實未嘗亡而太平大典渾然無失欲刊之梓木以廣其傳是亦吾夫子存羊愛禮之意萬一此經得入取士之科而周公之心得暴白於天下後世則是區區之願也

又曰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而周官至於三百六十今觀成王時周公以公兼太宰召公以公兼宗伯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成王將崩有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則是六卿中召公畢公毛公亦上兼三公矣由是推之先王之制其職雖不廢其官未必一一皆設舉其大略如掌葛徵絺綌掌染草徵染草掌荼徵荼掌炭徵炭角人徵齒角羽人掌毛羽每官掌一事

無是事未必有是官也軍司馬行司馬戎僕戎右有軍旅則用之甸祝田僕有田獵則用之有喪紀則用夏采喪祝有盟會則用詛祝建邦國則用土方氏來遠方之民則用懷方氏先王豈能以祿食養無用之官待有事然後用哉亦臨事兼攝爾故周官雖曰三百六十者亦舉大數而言不必皆六十也今天官六十有三地官七十有九春官七十夏官六十有九秋官六十有六冬官全無漢儒以考工記補之今據每官其屬六十而天官羨三地官羨十九春官羨十夏官羨九秋官羨六計其所羨者四十七官此豈非司空之屬官雜在五官乎秦火後不無闕殘冬官豈得全無五官豈宜有羨夫自伯禹作司空平水土以來至周官之書皆曰司空掌邦土豈得以任土地之職歸之司徒職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邍師之屬豈得歸之司馬大小行人

之職豈得歸之春官似此之類頗多俞廷椿王次點皆以爲冬官本不亡錯見於五官中余細考之果未嘗亡也眞西山趙庸齋皆以爲次點之訂義有先儒所未發謂冬官未嘗亡諸儒不能辨自漢以來強以考工記補之未有言其非者予今以五官之屬其本文列於前以俞王二先生所刪補者參訂定爲六官之屬書於後則周官三百六十粲然在目而冬官之不亡信矣

恭定中御史馬祖常薦之勅未及用而卒 按俞氏復古編以天官之屬獸人獻人鱉人獸醫司裘染人追師屨人掌皮典絲典枲敀入冬官以地官之屬鼓人舞師敀入春官封人載師閭師縣師均人遂人遂師遂大夫土均草人稻人土訓山虞林衡川衡澤虞廾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囿人場人敀入冬官以春官之屬天府世婦內宗外宗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敀入天官典瑞典同巾車司常冢人墓大夫敀入冬官以夏官之屬弁師司弓矢槀人職方氏土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邍師敀入冬官以秋官之屬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掌客掌訝掌交環人敀入春官而葵所更定則天官之屬六十太宰小宰宰夫宮正宮伯宮人內宰九嬪世婦女御內宗外宗女祝女史內司服典婦功縫人夏采內小

臣閽人寺人內豎膳夫庖人內饔外饔亨人甸師酒正酒人漿
人凌人籩人醯人醢人鼈人冪人腊人醫師食醫疾醫瘍醫掌
舍幕人掌次天府大府玉府內府外府司會司書職內職歲職
幣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地官之屬五十七大司徒小司徒
鄉師鄉老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遂人遂師遂大夫
縣正鄙師酇長里宰鄰長師氏保氏司諫司救調人媒氏司市
質人廛人胥師賈師司虣司稽胥肆長泉府司門司關掌節閭
師縣師稍人土訓誦訓遺人旅師委人迹人廩人舍人倉人司
祿司稼舂人饎人槀人掌炭掌荼掌蜃春官之屬六十大宗伯
小宗伯肆師鬱人鬯人司尊彝司几筵典命典祀守祧職喪大
司樂樂師大胥小胥大師小師瞽矇眡瞭磬師鐘師笙師鎛師
韎師旄人籥師籥章司干鼓人舞師鞮鞻氏典庸器馮相氏保
章氏大卜卜師卜人巡人華氏占人簭人占夢眡祲大祝小祝
喪祝甸祝詛祝司巫男巫女巫都宗人家宗人大行人小行人
司儀行夫掌客掌訝掌交夏官之屬六十大司馬小司馬軍司
馬輿司馬行司馬都司馬家司馬諸子虎賁氏旅賁氏司甲司
兵司戈盾繕人環人挈壺氏掌固司險掌疆司右戎右齊右道
右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馬質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廋
人圉師圉人射人司士司勳懷方氏合方氏訓方氏匡人撣人
大僕小臣祭僕御僕隸僕服不氏射鳥氏羅氏掌畜節服氏小
子羊人方相氏司爟候人秋官之屬五十七大司寇小司寇士
師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朝士司民司刑司刺司約司盟職
金司厲司圜掌囚掌戮司隸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布憲禁
殺戮禁暴氏野廬氏蜡氏雍氏萍氏司寤氏司烜氏條狼氏修

閎氏冥氏庶氏穴氏翨氏柞氏薙氏硩蔟氏翦氏赤友氏蟈氏壺涿氏庭氏銜枚氏伊耆氏象胥掌察掌貨賄朝大夫都則都士家士冬官補亡五十四大司空小司空載師封人量人均人土均草人稻人山虞林衡川衡澤虞丱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閭人場人牧人牛人充人獸人獻人鼈人雞人犬人掌獸隸司裘掌皮司服典絲典枲染人弁師追師屨人典瑞典同巾車典路車僕司常司弓矢槀人冡人墓大夫職方氏土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遂師蓋合俞王兩家之說而損益之成書者由是以觀則冬官本未嘗亡所亡者冬官首章所謂惟王建國至以民為極二十字及乃立冬官司空至邦國二十字及大司空小司空之職二條爾

時晉江呂椿字芝壽久從蔡學著春秋精義

冊曰千古治法大備周禮冬官實存深考知是同安析疑

閎議駁起本之俞王更暢厥旨規畫詳明三代可擬

倪士毅字仲弘隱居徽州祁門山生平事親至孝接物以誠非仁義道德之說素論定於郡先師朱夫子者不以教人故黟人信其言而尊其行與趙汸汪克寬朝夕講學時稱新安三有道嘗言朱子四書集註既行當時儒者懼後學誦習之難因各為

詮解於是勉齋有通釋而采語錄附於大學章句之下始自西山眞氏名曰集義祝氏宗道四書附錄做而成之格庵趙氏有纂疏克齋吳氏有集成定宇陳氏有發明雲峰胡氏有四書通仁山金氏有指義由宋迄元不下數十家而義理未爲明備乃著四書輯釋三十六卷閩坊購其初稾刻之汪克寬序曰四書者六經之階梯東魯聖師以及顏曾思孟傳心之要舍是無以他求也孟子歿聖經湮晦千五百年迨濂洛諸儒先抽關發矇以啟不傳之秘而我紫陽子朱子且復集諸儒之大成擴往聖之遺蘊作爲集註章句或問以惠後學昭至理於皦日暴皜皜乎不可尚已而其詞意渾然猶經雖及門之士且或未能究其精微得其體要矧初學之昧昧乎近世儒者懼誦習之難於是取于朱子平生之所以語學者并其弟子訓釋之辭疏於朱子

詮文之左眞氏有集義觀氏有附錄蔡氏趙氏有集疏纂疏相繼成篇而吳氏集成最晚出益欲掇采而統一之但辨論去取之際頗欠精神覽者病焉比年以來家自爲學人自爲書爭奇衒異竊自附於作者之列不知其幾益可嘆矣同郡定宇陳櫟雲峰胡炳文睹集成之書行於東南輾轉承誤莫知所擇乃各摭其精純刊剔繁複缺畧者足以已意定宇著四書發明雲峰著四書通皆足以磨刮擬者之敝而定宇晩年且欲合二書而一之未遂也友人道川倪氏實從遊定宇之門有得於講劘授受者蓋悉且詳乃會萃二家之說字求其訓句探其旨鳩僝精要考訂訛舛名曰四書輯釋學者由是而求子朱子之意則思過半矣至正七年辛巳建陽劉叔簡得其本而刻之後二年道川猶慮其有未底於盡善者爰即舊本重加正是視前益加精

鄙聞出是書請予序其所以然者余竊以為書固不可不解解尚不可不詳然理貴沉索始有自得之功讀是書者苟不能沉潛反覆求其義而反諸身而徒資口耳之末則非子朱子所望於後學也道川曰然乃序而書之以志卷類云明永樂間詔儒臣纂修四書大全實本其書厥後大全行而學者罕知有輯釋矣僅存尚書作義要訣四卷世有傳者　克寬字德輔中泰定三年江浙鄉試著春秋經傳附錄纂疏經禮補逸二書行世有周易傳義音考詩傳音義會通藏於家世稱環谷先生

　　冊曰微言大義集註始明輯釋會萃講解益精羽翼賢聖

　　厥功匪輕勝國編纂竊寶移名苦心易隱用表希聲

續弘簡錄卷三十四終